黃帝素問直解

黃帝內經素問卷之八

錢塘高世栻士宗註解

○至眞要大論第七十四篇

天元紀大論鬼臾區曰謹奉天道請言眞要此篇論六氣司天六氣在泉有正化有勝復有標本寒熱有調治逆從五味陰陽制方奇偶謹奉天道合於人身故曰至眞要大論

○黃帝問曰五氣交合盈虛更作余知之矣六氣分治司天地者其至何如

臾平聲下同○盈虛即太少也五運與六氣交合甲丙戊庚壬爲太主盈乙丁己辛癸爲少主虛子寅辰午申戌爲太主盈丑卯巳未酉亥爲少主虛五氣交合盈虛更作六元正紀詳論之故曰余知之矣其六氣不與五運交合分治以司天地者其至何如此承上篇

六十歲之紀。而問一歲之六氣也。岐伯再拜對曰。明乎哉問也。天地之大紀。人神之通應也。六氣分治。以司天地。此天地之大紀。至神之理。通於人身。乃人神之通應也。帝曰。願聞上合昭昭。下合冥冥。奈何。天地大紀。人神通應。故願聞人之上合天之昭昭。下合地之冥冥。岐伯曰。此道之所主。工之所疑也。天地之理。備於人身。此道之所主。而爲工之所疑也。帝曰。願聞其道也。願聞上下相合之道。岐伯曰。厥陰司天。其化以風。少陰司天其化以熱。太陰司天。其化以溼。少陽司天。其化以火。陽明司天。其化以燥。太陽司天。其化以寒。以所臨藏位。命其病者也。三陰三陽六氣司天。各有風熱溼火燥寒之化也。以所臨藏位者。天氣之

所臨，合於人之形藏，各有其位也。如厥陰合肝，少陰合心腎，太陰合肺脾，少陽合三焦膽，陽明合大腸胃，太陽合小腸膀胱，各有上下形藏之位，以所臨藏位命其病者，天氣所臨，合於形藏，而有風熱濕火燥寒之病也。

帝曰：地化奈何？六氣本化，上臨乃司天之化，故問地化奈何。

岐伯曰：司天同候，間氣皆然。間，去聲，下同。○地化與司天同候，其左右之間氣亦同候也。

帝曰：間氣何謂？間氣同候，何謂。

岐伯曰：司左右者，是謂間氣也。五運行大論云：隨氣所在，期於左右，故司上下之左右者，是謂間氣也。間氣司上下之左右，當與司天在泉同候矣。

帝曰：何以異之？間氣與司天在泉之氣，何以異之。

岐伯曰：主歲者紀歲，間氣者紀步也。主歲者，司天在泉之氣也。司天在泉主一歲之氣，故主歲者紀歲。間氣者，上下左右之氣也。上下左右分主六十日之一氣，故間氣者紀步也。六微旨大論云，

步者六十度而有奇六十度即六十日也

帝曰善歲主奈何主歲者紀歲故問歲主奈何

岐伯曰厥陰司天為風化在泉為酸化司氣為蒼化間氣為動化司天在泉司氣間氣皆為歲主伯故類舉以對陽為氣司天為陽故厥陰司天為風化厥陰司天巳亥歲也陰為味在泉為陰故厥陰在泉為酸化厥陰在泉寅申歲也司氣司歲之運氣也丁壬木運本於天之蒼氣故司氣為蒼化間氣上下左右之氣也五運行大論云上見太陽則左厥陰上見少陰則右厥陰太陽在下左厥陰少陰在下右厥陰辰戌子午厥陰居司天之左右丑未卯酉厥陰居在泉之左右故間氣為動化動風之搖動也

少陰司天為熱化在泉為苦化不司氣化居氣為灼化子午之歲少陰司天為熱化卯酉之歲少陰在泉為苦化戊癸化火少陽司氣少陰君火不司氣化所以然者六氣之中有二火少陽相火合司氣

之化而君火之尊不與也少陰不司氣化而間氣則居之故居氣爲灼化灼火之燔灼也蓋上見厥陰左少陰上見太陰右少陰厥陰在下左少陰太陰在下右少陰巳亥丑未少陰居司天之左右寅申辰戌少陰居在泉之左右也

太陰司天爲溼化在泉爲甘化司氣爲黅化間氣爲柔化

丑未之歲太陰司天爲溼化辰戌之歲太陰在泉爲甘化甲己化土本於天之黅氣故司氣爲黅化蓋上見少陰左太陰上見少陽右太陰少陰在下左太陰少陽在下右太陰子午寅申太陰居司天之左右卯酉巳亥太陰居在泉之左右故間氣爲柔化柔土之濡弱也

少陽司天爲火化在泉爲苦化司氣爲丹化間氣爲明化

寅申之歲少陽司天爲火化巳亥之歲少陽在泉爲苦化戊癸化火本於天之丹氣故司氣爲丹化上見太陰左少陽上見陽明右少陽太陰在下左少陽陽明在下右少陽丑未卯酉少陽居司天之左右辰戌

子午少陽居在泉之左右故間氣爲明化明火之光明也陽明司天爲燥化在泉爲辛化司氣爲素化間氣爲清化卯酉之歲陽明司天爲燥化子午之歲陽明在泉爲辛化乙庚化金本於天之素氣故司氣爲素化上見少陽左陽明上見太陽右陽明少陽在下左陽明太陽在下右陽明寅申辰戌陽明居司天之左右巳亥丑未陽明居在泉之左右故間氣爲清化清金之清肅也太陽司天爲寒化在泉爲鹹化司氣爲玄化間氣爲藏化藏如字○辰戌之歲太陽司天爲寒化丑未之歲太陽在泉爲鹹化丙辛化水本於天之玄氣故司氣爲玄化上見陽明左太陽上見厥陰右太陽陽明在下左太陽厥陰在下右太陽卯酉巳亥太陽居司天之左右子午寅申太陽居在泉之左右故間氣爲藏化藏寒之凝斂也故治病者必明六化分治五味五色所生五藏所宜乃

可以言盈虛病生之緒也。六氣各有所化。故治病者必明六化之分治。其中復有酸苦甘辛鹹五味。蒼黅丹素玄五色。故必明五味五色所生。而合於五藏之所宜。然後乃可以言六氣化之盈虛。病生之端緒也。帝曰。厥陰在泉而酸化。先余知之矣。風化之行也何如。上文岐伯云。地化與司天同候。是厥陰司天。其化以風。厥陰在泉。其化亦以風也。帝故舉而問之。岐伯曰。風行於地。所謂本也。餘氣同法。本乎天者。天之氣也。本乎地者。地之氣也。天地合氣。六節分。而萬物化生矣。故曰謹候氣宜。無失病機。此之謂也。厥陰在泉。故風行於地。六氣為本。故所謂本也。不但風氣為然。其熱溼火燥寒之氣皆然。故餘氣同法。六氣司天而本乎天。天者。即天之氣也。六氣在泉而本乎地者。即地之氣也。司天在泉。皆本六

氣。故天地合氣。一歲六分之。故六節分而萬物化生矣。六節之氣。各有所宜。不宜則病。故曰謹候氣宜。無失病機。即此六節分而萬物化生之謂也。

帝曰。其主病何如。

謹候氣宜。無失病機。是六氣爲萬物之主。不宜則病。故問主病何如。

岐伯曰。司歲備物。則無遺主矣。

司歲五運五行主歲也。備物隨五行所主之運。備五行所屬之物也。隨司歲之氣以備物。則謹候氣宜。無失病機。故無遺主矣。

帝曰。先歲物何也。

五運五行。六歲始復。先備其物。以候其用。故問先歲物何也。

岐伯曰。天地之專精也。

萬物之性。不外五行。五行之氣。各主一歲。隨五行所主之氣。備五行所屬之物。乃得天地之專精也。

帝曰。司氣者何如。

五運五行。六氣亦五行。故問司氣者何如。

岐伯曰。司氣者。主歲同。然有餘不足也。

六氣合五運。司氣者必與主歲同。謂之專精。然司氣者多不能盡與主歲同。而有有餘不足也。六十

年中惟乙卯乙酉丙辰丙戌丁巳丁亥戊子戊午戊寅戊申己丑己未十二年司氣與主歲同帝曰、非司歲物何謂也。非司歲所備之物何以不專精故又問之岐伯曰散也、故質同而異等也。氣味有薄厚。性用有躁靜。治保有多少。力化有淺深。此之謂也。非司歲所備之物其氣散也故秉質同而等級異也所謂異等者氣味有薄厚薄則不足厚則有餘性用有躁靜躁則劣靜則優自氣味薄厚性用躁靜推之則治保有多少力化有淺深即此質同異等之謂也帝曰。歲主藏害。何謂害猶病也五運五行謂之歲主五運五行合於五藏不和則病故問歲主藏害何謂岐伯曰。以所不勝命之。則其要也。水火金木土相爲勝制受制則不勝不勝則病故以所不勝命之則其藏害之大要也帝曰。治之奈何。藏害而治之奈何岐伯曰。上淫

於下。所勝平之。外淫於內。所勝治之。司天在泉之理。備於人身。故舉上下外內。以明藏害之治。上淫於下。謂司天之氣。淫勝其在下之運氣。當以所勝平之。如少商金運。火熱司天。平以鹹寒之類。外淫於內。謂在泉之氣。淫勝其在內之運氣。當以所勝治之。如少宮土運。風木在泉。治以辛涼之類。曰平曰治。言治之而得其平。平之而得其治也。帝曰。善。平氣何如。無上下外內之勝制。謂之平氣。平氣何如。岐伯曰。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正者正治。反者反治。人身之氣。合於天地。故當謹察陰陽所在而調和之。大要以平為期。正者正治。言陽盛治陽。陰盛治陰。正治而得其平也。反者反治。言陽虛而陽反盛。陰虛而陰反盛。無容正治。當反治而得其平也。帝曰。夫子言察陰陽所在而調之。論言人迎與寸口。相應若引繩。小大齊等。命曰

平。陰之所在寸口。何如。上文岐伯云。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爲期。靈樞禁服論云。人迎主中。寸口主外。兩者相應若引繩。小大齊等。如是者名曰平人。帝並舉其言。謂寸口乃脈之大會。而陰之所在寸口何如。陰。少陰也。岐伯曰。視歲南北。可知之矣。五運之中。戊癸化火。以戊癸之歲爲南政。甲乙丙丁己庚辛壬之歲爲北政。故視歲之南北。可知其政矣。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北政之歲。少陰在泉。則寸口不應。厥陰在泉。則右不應。太陰在泉。則左不應。南政之歲。少陰司天。則寸口不應。厥陰司天。則右不應。太陰司天。則左不應。諸不應者。反其診。則見矣。甲乙丙丁己庚辛壬北政之歲。如卯酉陽明司天。而少陰在泉。少陰君火。不司氣化。則不與歲運相通。故寸口之脈。不應君火之氣

也少陰不司氣化而左右之間氣則居如當厥陰在泉則少陰居厥陰之右故右不應言右位之少陰不應於寸口當太陰在泉則少陰居太陰之左故左不應言左位之少陰不應於寸口也戊癸配地支南政之歲如子午少陰司天少陰君火不司氣化故寸口之脈不應於君火之氣也如居左右之間氣而厥陰司天則右位之少陰不應於寸口太陰司天則左位之少陰不應於寸口六微旨大論云厥陰之右少陰治之少陰之右太陰治之是少陰居厥陰之右太陰之左故厥陰則右不應太陰則左不應也不應者少陽相火應在中之運而少陰君火之尊不司氣化不司氣化故不見於寸口也五運行大論云脈法曰天地之變無以脈診故申明諸不應者不當求之於診若反其診而求之則可見矣反猶離也由此觀之則陰之所在寸口當明其義而不診其脈也帝曰。尺候何如。因寸而問及於尺也岐伯

曰。北政之歲。三陰在下。則寸不應。三陰在上。則尺不

應。南政之歲。三陰在天。則寸不應。三陰在泉。則尺不應。左右同。故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此之謂也。上文北政之歲。三陰在泉。則寸不應。故曰北政之歲。三陰在下。則寸不應也。以寸推尺。如三陰在上。則尺不應。一如其寸也。上文南政之歲。三陰司天。則寸不應。故曰南政之歲。三陰在天。則寸不應也。以寸推尺。如三陰在泉。則尺不應。一如其寸也。凡此不應。但論少陰。今曰三陰。以少陰居厥陰之右。少陰居太陰之左。是左右同。左右同者。以太厥之左右而論少陰也。故引六元正紀大論之言。謂知其要者。舉一可以類推。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則流散無窮。卽此尺候之謂也。帝曰。善。

天地之氣。內淫而病。何如。上天下地之氣。勝其運氣。內淫而發爲民病。何如。承岐伯上淫于下。外淫於內之意。而復問也。岐伯曰。歲厥陰在泉。風淫所勝。

則地氣不明。平野昧。草乃早秀。民病洒洒振寒。善申數欠。心痛支滿。兩脇裏急。飲食不下。鬲咽不通。食則嘔。腹脹善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身體皆重。數音朔下同

○厥陰在泉。寅申歲也。厥陰主風。風淫所勝。則塵土飛揚。故地氣不明。地氣不明。則平野昏昧。風動發陳。故草乃早秀。靈樞經脈論云。胃是動則病洒洒振寒。善申數欠。脾脈上膈挾咽。病則食不下。食則嘔。腹脹善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身體皆重。手厥陰之脈。循胸出脇。病則胸脇支滿。心痛。此厥陰風勝。而胃土脾土受病也。

歲少陰在泉。熱淫所勝。則焰浮川澤。陰處反明。民病腹中常鳴。氣上衝胸。喘不能久立。寒熱皮膚痛。目瞑齒痛䪼腫。惡寒發熱如瘧。少腹中痛。腹大。蟄

蟲不藏。處去聲，下命處之處同。順音拙。惡去聲，下同。藏如字。○少陰在泉，卯酉歲也。少陰主熱，熱淫所勝，則焰浮川澤。焰浮川澤，則陰處反明。靈樞四時氣論云：腹中常鳴，氣上衝胸，喘不能久立，邪在大腸。寒熱，皮膚痛者，肺病也。目瞑齒痛頄腫，惡寒發熱如瘧者，陽明病也。少腹中痛，腹大，蟄蟲不藏者，少陰火熱之氣也。民病如是，火淫金病也。歲太陰在泉，草乃早榮。溼淫所勝，則埃昏巖谷。黃反見黑，至陰之交。民病飲積，心痛，耳聾，渾渾焞焞，嗌腫喉痺，陰病見血，少腹痛腫，不得小便，病衝頭痛，目似脫，項似拔，腰似折，髀不可以回，膕如結，腨如別。焞音純。折音舌。見音現，下見同。○回猶曲也。太陰在泉，辰戌歲也。太陰，土也。土生萬物，故草乃早榮。太陰主溼，溼淫所勝，則埃昏巖谷。謂塵埃巖谷皆昏昧也。溼淫水溢，故土色之黃反

見其黑。水土皆爲至陰。黃反見黑。乃至陰之交。民病飲積心痛。土淫而火寒也。經脉論云。三焦是動則病耳聾渾渾焞焞。嗌腫喉痺。此三焦火氣虛也。陰病見血。脾絡虛也。少腹痛腫。不得小便。水道不行也。又云膀胱是動則病衝頭痛。目似脫。項如拔。腰似折。髀不可以曲。膕如結。腨如裂。此太陽水寒病也。民病如是。乃土淫火寒。土勝水病也。

歲少陽在泉。火淫所勝。則焰明郊野。寒熱更至。民病注泄赤白。少腹痛。溺赤。甚則血便。少陰同候。

謝鳥去聲。下同。○少陽在泉。巳亥歲也。少陽主火。火淫所勝。則焰明郊野。火勝則熱。熱極生寒。故寒熱更至。民病注泄赤白。少腹痛。溺赤。甚則血便。皆少陽三焦火熱病也。少陽少陰。皆屬於火。火淫金病。與少陰同候。

歲陽明在泉。燥淫所勝。則霧霧清瞑。民病喜嘔。嘔有苦。善太息。心脇痛。不能反側。甚則嗌乾面塵。

身無膏澤。足外反熱。陽明在泉。子午歲也。陽明主燥。燥淫所勝。則霿霧清瞑。霿霧清瞑。秋金之氣也。膽病者嘔宿汁。經脈論云。膽是動。則病口苦。善太息。心脇痛。不能轉側。甚則面微有塵。體無膏澤。足外反熱。民病如是。乃金淫木病。膽屬木也。

歲太陽在泉。寒淫所勝。則凝肅慘慄。民病少腹控睾。引腰脊。上衝心痛。血見。嗌痛頷腫。睾音高。下同。見如字。○太陽在泉。丑未歲也。太陽主寒。寒淫所勝。則凝肅慘慄。邪氣藏府病形論云。小腸病者。小腹痛。腰脊控睾而痛。經脈論云。小腸是動。則病嗌痛頷腫。小腸者。心之府。故上衝心痛。血見。民病如是。水淫火病也。

帝曰。善。治之奈何。六氣淫勝。發爲民病。治之奈何。

岐伯曰。諸氣在泉。風淫於內。治以辛涼。佐以苦甘。以甘緩之。以辛散之。上文諸氣在泉。如風淫於內。木氣勝也。金能平之。故治以辛涼。辛涼

太過，則佐以苦辛涼；不及，則佐以甘。蓋苦勝金，而甘生金也。木氣急而虛，則以甘緩之；風邪勝而實，則以辛散之。

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發之。

熱淫於內，火氣勝也。水能平之，故治以鹹寒。鹹寒太過，則佐以甘；鹹寒不及，則佐以苦。蓋甘勝水，而苦助寒也。火氣急而虛，則以酸收之，火生於木，補其母也。火邪勝而實，則以苦發之，苦性雖寒，本於火味，故曰發，發猶散也。

濕淫於內，治以苦熱，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

溼淫於內，土氣勝也。溼為陰，故治以火味之苦熱。苦熱不及，則佐以酸；苦熱太過，則佐以淡。蓋酸生火，而淡泄火也。土氣虛而陰溼，則以苦燥之；土氣滯而不行，則以淡泄之。

火淫於內，治以鹹冷，佐以苦辛，以酸收之，以苦發之。

火淫於內，熱氣勝也。水能平之，故治以鹹冷，冷猶寒也。鹹冷太過，則佐以苦；鹹冷不及，則佐以辛。蓋苦味生土，能制

其水。而辛則能生水也。以酸收之。以苦發之。與上文熱淫於內。同一義也。燥淫於內。治以苦溫。佐以甘辛。以苦下之。燥淫於內。金氣勝也。火能平之。故治以苦溫。苦溫太過。金氣不足。則佐以甘辛。蓋甘生金。而辛助金也。苦溫不及。金氣猶盛。更以苦下之。下。猶制也。寒淫於內。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寫之。以辛潤之。以苦堅之。寒淫於內。水氣勝也。土能平之。火能溫之。故治以甘熱。甘熱太過。水氣不足。則佐以苦辛。蓋苦性寒。而助水。辛屬金。而生水也。甘熱不及。水氣猶盛。則以鹹寫之。申明佐以苦辛。辛為金味。以生水。乃以辛潤之。苦為寒性。以助水。乃以苦堅之。凡此佐治之法。義各不同。學者當隨其所宜。以為佐治可也。帝曰。善。天氣之變何如。上文論在泉之氣。此復問天氣之變何如。岐伯曰。厥陰司天。風淫所勝。則太虛埃昏。雲物以擾。寒生春氣。

流水不冰。民病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膈咽不通。飲食不下。舌本強。食則嘔。冷泄腹脹。溏泄瘕水閉。蟄蟲不去。病本於脾。衝陽絕。死不治。強去聲下同○厥陰司天。巳亥歲也。風淫所勝。則太虛如塵埃之昏昧。雲物以擾而不寧冬寒春風。寒生春氣。本於寒而生春氣之風也。風性撓動。故流水不冰。經脈論云。脾脈屬脾絡胃。上膈挾咽。其支者別上膈。注心中。是動則病舌本強。食則嘔。胃脘痛。腹脹。食不下。心下急痛。溏泄瘕水閉。民病如是。乃風淫木勝。脾土病也。蟄蟲不去者。蟄蟲藏於中土。土氣不舒。故不去也。去猶出也。凡此皆病本於脾。若陽明胃脈之衝陽絕。則死不治。衝陽在足跗上動脈應手者是也。

少陰司天。熱淫所勝。怫熱至。火行其政。民病胸中煩熱。嗌乾。右胠滿。皮膚痛。寒熱欬喘。大雨且至。

唾血血泄鼽衄嚏嘔溺色變甚則瘡瘍胕腫肩背臂臑及缺盆中痛心痛肺䐜腹大滿膨膨而喘欬病本於肺尺澤絕死不治少陰司天子午歲也熱淫所勝則怫熱至而火行其政怫猶鬱也民病胸中煩熱嗌乾右胠滿皮膚痛寒熱欬喘大火盛而肺金病也大雨且至言怫熱之時且有大雨之至雨雖至而火氣盛故唾血血泄鼽衄火淫其血液也嚏嘔溺色變火淫其水津也甚則瘡瘍胕腫火淫其肌肉也經脈論云肺脈起於中焦循臑臂內是動則病肺脹滿膨膨而喘欬缺盆中痛氣盛則肩背痛風寒汗出氣虛則肩背痛寒溺色變也凡此民病皆本於肺若肺脈之尺澤絕則死不治尺澤在肘內廉大紋中肺之合穴也太陰司天溼淫所勝則沈陰且布雨變枯槁胕腫骨痛陰痺陰痺者按之不得腰脊頭項痛眩

大便難。陰氣不用。饑不欲食。欬唾則有血。心如懸。病本於腎。太谿絕。死不治。太陰司天。丑未歲也。溼淫所勝。則沈陰且布。沈陰布而雨降。則雨變。枯槁。言草之枯槁。因雨溼而滋潤也。靈樞五邪篇云。邪在腎。則病骨痛陰痺。陰痺者。按之不得。腹脹腰痛。大便難。肩背頸項痛。時眩。又經脈論云。腎是動。則病飢不欲食。欬唾則有血。心如懸也。凡此胕腫骨痛諸病。皆本於腎。若腎之太谿脈絕。則死不治。太谿。在足內踝後跟骨上陷中之動脈也。少陽司天。火淫所勝。則溫氣流行。金政不平。民病頭痛。發熱惡寒而瘧。熱上皮膚痛。色變黃赤。傳而爲水。身面胕腫。腹滿仰息。泄注赤白。瘡瘍。欬唾血。煩心。胸中熱。甚則鼽衄。病本於肺。天府絕。死不治。惡去聲○少陽司天。寅申歲也。

火淫所勝則溫氣流行金受火淫故金政不平民病頭痛發熱惡寒而瘧熱上皮膚痛火淫肺金也五邪篇云邪在肺則病皮膚痛寒熱者是也色變黃赤即上文之謂色變也傳而爲水言色變黃赤乃火淫水熱傳爲水病也身面胕腫腹滿仰息泄注赤白瘡瘍欬唾血煩心胸中熱甚則鼽衄即上文瘡瘍胕腫欬喘唾血血泄鼽衄胸中熱煩之病故病亦本於肺火淫金病也若肺脈之天府絶則死不治天府在腋下三寸動脈應手者是也

陽明司天燥淫所勝則木乃晚榮草乃晚生筋骨內變民病左胠脇痛寒淸於中感而瘧大涼革候欬腹中鳴注泄鶩溏名木斂生菀於下草焦上首心脇暴痛不可反側嗌乾面塵腰痛丈夫㿗疝婦人少腹痛目眛背瘍瘡痤癰蟄蟲未見病本於肺

太衝絕。死不治。未舊本訛來今改○陽明司天卯酉歲也燥淫所勝金勝木虛則木乃晚榮草乃晚生肝血不榮養其筋骨而筋骨內變則民病左胠脇痛寒清之金氣客於中則感而為瘧春行秋令則大涼革候革候則病欬腹中鳴注泄鶩溏矣木乃晚榮則名木斂而生氣鬱於下草乃晚生則草焦上首而痒於上經脈論云膽是動則病心脇痛不能轉側肝是動則病嗌乾面塵腰痛丈夫㿉疝婦人少腹腫也目為肝竅故目昧膽脈起於目銳眥故眥瘍瘡痤癰者肝血虛也蟄蟲未見者蟄蟲見於春今草木晚發故蟄蟲未見而病本於肝若肝脈之太衝絕則死不治太衝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肝經之俞穴也太陽司天寒淫所勝則寒氣反至水且冰血變於中發為癰瘍民病厥心痛嘔血血泄鼽衄善悲時眩仆運火炎烈雨暴乃雹胸腹滿手熱肘攣腋腫心澹

澹大動，胸脇胃脘不安，面赤目黃，善噫嗌乾，甚則色炲，渴而欲飲。病本於心，神門絕死不治。太陽司天，辰戌歲也。寒淫所勝，則寒氣反至。反至者，非其時也。水且冰者，凍已解而水且冰也。寒氣凝斂，則血變於中，而發為癰瘍。民病厥心痛，善悲時眩仆者，五邪篇云：邪在心，則病心痛喜悲，時眩仆也。血變於中，外不發為癰瘍，則內嘔血，而血泄鼽衄。此寒勝火鬱之病也。若運火炎烈，而寒氣上淫，則雨暴乃雹。火受水制，則胸腹滿。經脈論云：心主包絡，是動則病手心熱，臂肘攣急，腋腫，甚則胸脇支滿，心中憺憺大動，面赤目黃。又云：心是動則病嗌乾心痛，渴而欲飲。甚則色炲，火從水色也。凡此諸病，乃水淫火鬱，皆本於心。若心脈之神門絕，死不治。神門在掌後銳骨端，心之俞穴也。

所謂動氣，知其藏也。總結上文而言，脾之衝陽，肺之尺澤、天府，腎之太谿，肝之太衝，心之神門，皆動脈應手，所謂動氣。診其動氣，而知其五藏之死

生也。帝曰。善。治之奈何。司天氣勝。發爲民病。治之奈何。岐伯曰。司天之氣。風淫所勝。平以辛涼。佐以苦甘。以甘緩之。以酸寫之。外淫於內。所勝治之。故上文在泉曰治。上淫於下。所勝平之。故此司天曰平。平猶治也。風淫所勝。木氣勝也。金能治之。故平以辛涼。辛涼太過。則佐以苦。辛涼不及。則佐以甘。甘蓋苦勝金。而甘生金也。木氣急而虛。則以甘緩之。風邪勝而實。則以酸寫之。以明不但金味能寫。而木之本味亦能寫也。寫猶達也。達之所以散之也。熱淫所勝。平以鹹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熱淫所勝。火氣勝也。水能治之。故平以鹹寒。鹹寒太過。則佐以苦甘。甘爲土味。以勝水。苦爲火味。以平寒也。鹹寒不及。則以酸收之。而助其鹹寒也。溼淫所勝。平以苦熱。佐以酸辛。以苦燥之。以淡泄之。溼上甚而熱。治以苦溫。佐以甘

辛，以汗爲故而止。溼淫所勝，土氣勝也。溼氣爲陰，火能治之，故平以火，味之苦熱。苦熱不及，則佐以酸，苦熱太過，則佐以辛。蓋酸爲木味，以生火；辛爲金味，以生水也。土氣寒溼，以苦燥之；土氣炎燥，以淡泄之。泄，滲泄也。寒類於溼，燥類於熱，溼上甚而熱，是寒熱相兼，既溼且燥，宜從外解，故治以苦溫，苦溫所以散寒溼也。佐以甘辛，甘辛所以滋燥熱也。必以汗爲復其故，而病可止。此土淫所勝，而有寒溼燥熱之氣也。

火淫所勝，平以鹹冷，佐以苦甘，以酸收之，以苦發之。以酸復之。熱淫同。鹹冷，舊本訛酸冷，今改。○火淫所勝，熱氣勝也。水能治之，故平以鹹冷。鹹冷太過，則佐以苦甘，苦爲火味，以平冷；甘爲土味，以勝水也。鹹冷不及，則以酸收之，收之而助其鹹冷也。火淫而熱氣過盛，以苦發之，發之而熱氣內滅，仍以酸復之。此以苦發之，以酸復之，上文熱淫所勝末之言也，故復言熱淫同。

燥淫所勝，平以苦溫，佐以酸辛。

以苦下之。燥淫所勝，金氣勝也，火能治之，故平以苦溫。苦溫不及，則佐以酸；苦溫太過，則佐以辛。蓋酸生火而辛生水也。燥淫而金氣過盛，則以苦下之。寒淫所勝，平以辛熱，佐以甘苦，以鹹寫之。寒淫所勝，水氣勝也，燥火能治之，故平以燥氣之辛、火氣之熱。辛熱不及，則佐以甘苦，甘生金而苦助火也。辛熱太過，則以鹹寫之。凡此佐平之法，味各不同，理無不合，學者當隨其所宜，以為佐平可也。帝曰：善。邪氣反勝，治之奈何？上文治之平之，是以所勝氣味，治平淫勝。倘氣味太過，則邪氣反勝，故承上文之意而復問之。岐伯曰：風司於地，清反勝之，治以酸溫，佐以苦甘，以辛平之。先舉在泉之勝氣以明之。上文云：風淫於內，治以辛涼，是風司於地，清反勝之。清氣反勝，今當治以酸溫，酸生火，溫勝清也。酸溫不及，清氣猶勝，則佐以苦，苦助溫也。酸溫太過，金氣過虛，則佐以甘，甘生金也。凡此治佐以

金之清氣反勝。味屬於辛。乃以辛而如是以平之。上文在泉氣勝則曰治。司天氣勝則曰平。今論在泉亦曰平。以明治之即所以平之。平之即所以治之。故於此復言平之。下文司天邪勝。并不言平也。熱司於地。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平之。上文云。熱淫於內。治以鹹寒。是熱司於地。寒反勝之。寒氣反勝。今當治以甘熱。甘熱勝水。熱勝寒也。甘熱不及。寒氣猶勝。則佐以苦。苦生甘也。甘熱太過。水氣過虛。則佐以辛。辛生水也。凡此治佐。以水之寒氣反勝。味屬於鹹。乃以鹹而如是以平之。濕司於地。熱反勝之。治以苦冷。佐以鹹甘。以苦平之。上文云。濕淫於內。治以苦熱。是濕司於地。熱反勝之。熱氣反勝。今當治以苦冷。苦性寒而冷勝熱也。苦冷不及。熱氣猶勝。則佐以鹹。鹹助冷也。苦冷太過。熱氣過虛。則佐以甘。甘勝水也。凡此治佐。以火之熱氣反勝。味屬於苦。乃以苦而如是以平之。火司於地。寒反勝之。

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平之。上文云火淫於內治以鹹冷是火司於地

寒反勝之寒氣反勝今當治以甘熱甘勝水而熱溫寒也甘熱不及寒氣猶勝則佐以苦熱苦助熱也甘熱

太過寒氣過虛則佐以辛辛生水也凡此治佐以水之寒氣反勝味屬於鹹乃以鹹而如是以平之燥

司於地。熱反勝之。治以辛寒。佐以苦甘。以辛平之。以

和爲利。辛寒舊本訛平寒辛平舊本訛酸平今改○上文云燥淫於內治以苦寒是燥司於地熱

反勝之熱氣反勝今當治以辛寒辛生水而寒勝熱也熱反勝而金氣猶盛則佐以苦苦勝金也熱反勝

而金氣過虛則佐以甘甘生金也凡此治佐以燥司於地味屬於辛乃以辛而如是以平之上文所佐之司

味皆因反勝之味有太過不及而佐之此所佐之味不因辛寒之太過不及仍因燥金之太過不及是佐

司地之味不佐所勝之味也至以辛平之亦言司地之味不言所勝之味是佐雖不同大要以和爲利爾

蓋治所勝之味。未得其平。佐之得宜。則司地之氣自和。司地之氣。未得其平。佐之得宜。則所勝之氣亦和。凡此乃以和爲利。貴學者之能善悟也。

寒司於地。熱反勝之。治以鹹冷。佐以甘辛。以苦平之。上文云。寒淫於內。治以甘熱。是寒司於地。熱反勝之。熱氣反勝。今當治以鹹冷。鹹助水。而冷勝熱也。鹹冷太過。則佐以甘。甘勝水也。鹹冷不及。則佐以辛。辛生水也。凡此治佐。以火之熱氣反勝。味屬於苦。乃以苦而如是以平之。

帝曰。其司天邪勝。何如。其司天邪勝。治之何如。

岐伯曰。風化於天。清反勝之。治以酸寒。佐以甘苦。上文云。風淫所勝。平以辛涼。是風化於天。清反勝之。清氣反勝。今當治以酸溫。佐以甘苦。與司地邪勝。同一義也。

熱化於天。寒反勝之。治以甘溫。佐以苦酸辛。上文云。熱淫所勝。平以鹹寒。是熱化於天。寒反勝之。寒氣反勝。今當治以甘溫。甘溫不及。

則佐以苦酸。苦生甘而酸生熱也。甘溫太過。則佐以辛。辛生水也。溼化於天。熱反勝之。治以苦寒。佐以苦酸。上文云。溼淫所勝。平以苦熱。是溼化於天。熱反勝之。熱氣反勝。今當治以苦寒。苦寒不及。則佐以苦助其寒也。苦寒太過。則佐以酸。酸生火也。火化於天。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上文云。火淫所勝。平以鹹冷。是火化於天。寒反勝之。寒氣反勝。今當治以甘熱。佐以苦辛。與司地邪勝。同一義也。燥化於天。熱反勝之。治以辛寒。佐以苦甘。上文云。燥淫所勝。平以苦溫。是燥化於天。熱反勝之。熱氣反勝。今當治以辛寒。佐以苦甘。與司地邪勝。同一義也。寒化於天。熱反勝之。治以鹹冷。佐以苦辛。上文云。寒淫所勝。平以辛熱。是寒化於天。熱反勝之。熱氣反勝。今當治以鹹冷。佐以苦辛。上文司地。佐以甘辛。蓋苦能生甘。其義一也。帝曰。六氣相勝。

奈何。（上文邪勝。乃氣味太過。故復有六氣相勝之間。）岐伯曰。厥陰之勝。耳鳴頭眩。憒憒欲吐。胃鬲如寒。大風數舉。倮蟲不滋。胠脇氣并。化而為熱。小便黃赤。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腸鳴飧泄。少腹痛。注下赤白。甚則嘔吐。鬲咽不通。（厥陰之勝。風氣勝也。風勝。則耳鳴頭眩。鳴眩無定。則憒憒欲吐。欲吐不吐。則胃鬲如寒。凡此鳴眩欲吐如寒。皆火風數舉之所致也。風者木也。木剋其土。則倮蟲不滋。不滋燥而不潤也。木氣內逆。不能樞轉從外。則胠脇氣并。化而為熱。熱鬱於下。則小便黃赤。熱鬱於上。則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熱鬱於下。不和於中。則腸鳴飧泄。少腹痛。注下赤白。熱鬱於上。不和於中。甚則嘔吐。鬲咽不通。）少陰之勝。心下熱。善饑。臍下反動。氣遊三焦。炎暑至。木乃津。草乃萎。

嘔逆躁煩。腹滿痛溏泄。傳爲赤沃。齊脇同。○少陰之勝。熱氣勝也。熱勝則心下熱而善飢。熱勝于上。不足於下。則臍下反動。臍下相火之所居也。臍下反動。則氣遊三焦。三焦少陽也。少陰少陽。兩火相合。氣如炎暑。故炎暑至。至極也。炎暑已極。則木乃流津。草乃焦萎。少陽三焦不和。則嘔逆。少陰心腎不交。則躁煩。君相二火。逆于中土。不能外出。則腹滿痛溏泄。甚則傳爲赤沃。赤沃。血液也。

太陰之勝。火氣內鬱。瘡瘍於中。流散於外。病在胠脇。甚則心痛熱格。頭痛喉痺項強。獨勝。則溼氣內鬱。寒迫下焦。痛留頂。互引眉間。胃滿。雨數至。燥化乃息。少腹滿。腰脽重強。內不便。善注泄。足下溫。頭重。足脛胕腫。飲發於中。胕腫於上。息舊本訛見今改。○太陰之勝。溼氣勝也。溼勝。則火

鬱故火氣內鬱火鬱則瘡瘍於中從中而流散於皮膚之外其瘡瘍在肢脇之皮膚故曰病在肢脇若瘡瘍於中不能流散於外甚則心痛而熱格矣熱格於上則頭痛喉痺項強此火氣內鬱而有如是之病也若非火氣內鬱而太陰之氣獨勝則溼氣內鬱溼氣爲寒故寒迫下焦太陰主溼太陽主寒寒迫下焦則太陽之氣不能從經脈而開於外故痛留巔項而互引眉間蓋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從眉間而上額交巔也溼氣內鬱則太陰之氣不能從經脈而開於內故胃滿溼之氣數至而燥化乃息蓋太陰之脈屬脾絡胃此脾胃不利燥溼之氣不相交濟而然也少腹滿腰脽重強內不小便善注泄此太陽寒水之爲病也足下溫頭重足脛與胕皆腫飲發於中而胕腫於上此太陰溼土之爲病也

少陽之勝熱客於胃煩心心痛。目赤欲嘔。嘔酸善饑。耳痛溺赤。善驚譫妄。暴熱消爍。草萎水涸。介蟲乃屈。少腹痛。下

沃赤白少陽之勝火氣勝也火勝故熱客於胃胃絡通心故煩心心痛火熱上炎則目赤火熱在中則欲嘔嘔酸善飢水陰不濡空竅則耳痛火熱之氣下行水府則溺赤水火陰陽不相交濟則善驚譫妄暴熱而消爍萬物則草萎水涸金類之介蟲乃屈火熱之氣傷其血液則少腹痛下沃赤白陽明之勝清發於中左胠脇痛溏泄內爲嗌塞外發㿗疝大涼肅殺華英改容毛蟲乃殃胸中不便嗌塞而欬便平聲下同○陽明之勝金氣勝也金勝故清發於中金勝木虛故左胠脇痛清發於中故大便溏泄塞乾塞也㿗疝猶癩疝也經脈論云肝是動病丈夫㿗疝甚則嗌乾此肝木受病故內爲嗌塞外發㿗疝金氣勝故大涼肅殺大涼肅殺則草之華英改容木類之毛蟲乃殃經脈不能從肝貫膈上注於肺故胸中不便嗌塞而欬太陽之勝凝慄且至非時水冰羽乃後化痔

瘧發寒厥入胃則內生心痛陰中乃瘍隱曲不利互引陰股筋肉拘苛血脈凝泣絡滿色變或爲血泄皮膚否腫腹滿食減熱反上行頭項囟頂腦戸中痛目如脫寒入下焦傳爲濡寫泣音澀否批上聲下同囟顖同音信○太陽之勝寒氣勝也寒勝則凝慄且至有非時之水冰水寒氣勝火熱受制故火類之羽蟲後時生化寒勝火鬱則痔瘧乃發痔與瘧皆寒勝火鬱之病也寒勝厥逆而入於胃則內生心痛心痛胃脘當心而痛也寒入陰中則陰中乃瘍陰中乃瘍則隱曲不利從陰中而互引陰股則筋肉拘苛筋攣急曰拘肉暴痛曰苛內則血脈凝濇外則絡滿色變通評虛實論帝有經虛絡滿之問或爲血泄血脈凝濇而下泄也皮膚否腫絡脈色變而外浮也皮膚否腫則腹滿食減或爲血泄則熱反上行熱反上行則頭項囟頂腦戸中皆痛甚則

目如脫。經脈論云。足太陽之脈病。衝頭痛。目似脫。痔瘧。頭顱項痛。若寒入下焦。決瀆有乖。則傳爲濡寫。

帝曰。治之奈何。六氣相勝。治之奈何。岐伯曰。厥陰之勝。治以甘清。佐以苦辛。以酸寫之。甘者土之味。清者金之氣。土金相生。以治厥陰風木之勝。佐以苦辛者。苦爲火味。以生土。辛爲金味。以制木。所以助其甘清也。木性條達。酸主收斂。反其性而斂之則寫。故以酸寫之。少陰之勝。治以辛寒。佐以苦鹹。以甘寫之。辛者金之味。寒者水之氣。金水相生。以治少陰火熱之勝。佐以苦鹹者。苦雖火味。其氣則寒。鹹爲水味。所以助其辛寒也。火性急速。反其性而緩之。則寫。故以甘寫之。太陰之勝。治以鹹熱。佐以辛甘。以苦寫之。鹹者水之味。熱者火之氣。太陰土燥。鹹以治之。太陰土濕。熱以治之。佐以辛甘者。土氣有餘。辛以散之。土氣不足。甘以資之。土性喜溫。反其性而寒之。則寫。土性喜濕。反

其性而燥之則寫苦為火味性燥而寒故以苦寫之土位中央灌溉四旁氣貴和平故其治佐如此下文陽明之勝亦言以苦泄之其義一也

少陽之勝。治以辛寒。佐以甘鹹。以甘寫之。少陽之治與少陰同苦為火味故不曰佐以苦鹹而曰佐以甘鹹甘為土味以生金所以助其辛寒也

陽明之勝。治以酸溫。佐以辛甘。以苦泄之。酸為木味溫為火氣木火相生以治陽明金氣之勝陽明有燥金之氣有清金之氣燥氣有餘故佐辛以散之清氣不足故佐甘以資之以苦泄之而同於太陰也不曰寫而曰泄者以明寫之乃所以泄也

太陽之勝。治以甘熱。佐以苦酸。以鹹寫之。苦舊本訛辛今改○甘為土味熱為火氣火土相生以治太陽寒水之勝佐以苦酸者木火相生所以助其甘熱也水性善下反其性而凝之則寫故以鹹寫之

帝曰。六氣之復。何如。有六氣之勝即有六氣之復故復問

之。岐伯曰。悉乎哉問也。厥陰之復。少腹堅滿。裏急暴痛。偃木飛沙。倮蟲不榮。厥心痛。汗發嘔吐。飲食不入。入而復出。筋骨掉眩。清厥。甚則入脾。食痺而吐。衝陽絕。死不治。始焉受制。既乃復也。其氣雖復。經脈未和。故厥陰之復。少腹堅滿。裏急暴痛。風氣盛。故偃木飛沙。木盛土衰。故倮蟲不榮。厥心痛者。靈樞厥病篇云。厥心痛。色蒼蒼如死狀。終日不得太息。肝心痛也。汗發。風傷肌腠也。嘔吐。肝氣逆也。肝氣逆。故飲食不入。入而復出也。筋骨掉眩。風氣盛也。清厥。手足清冷。厥逆也。甚則木尅其土。病入於脾。故食痺而吐。痺。閉也。上閉不達。故吐也。若木盛土衰。至胃脈之衝陽絕。則死不治。少陰之復。燠熱內作。煩燥鼽嚏。少腹絞痛。火見燔焫。嗌燥。分注時止。氣動於左。上行於右。欬。皮

膚痛暴瘖心痛鬱冒不知人乃洒淅惡寒振慄譫妄寒已而熱渴而欲飲少氣骨痿隔腸不便外爲浮腫噦噫赤氣後化流水不冰熱氣大行介蟲不復病疿胗瘡瘍癰疽痤痔甚則入肺欬而鼻淵天府絕死不治便如字○受制而復經脈未和故少陰之復燠熱內作煩躁鼽嚏少陰從下而上故少腹絞痛上合君火故火見燔焫嗌燥熱氣下逆則分注分小便之水津從大便而如注也時止者時注時止止而復注也氣動於左少陰之腎氣也上行於右上乘於肺也上乘於肺故欬皮膚痛肺主聲肺病故暴瘖心屬少陰熱氣有餘故心痛痛極則鬱冒不知人熱氣內鬱則生外寒故外乃洒淅惡寒內則振慄譫妄若寒已而熱則渴而欲飲若譫妄已則少氣振慄已則骨痿陰陽水火不交會於中土則隔腸不便外則發爲浮

腫。土氣并虛。故或曦或噎。少陰之氣先鬱後復。先鬱則赤氣後化。後復則流水不冰。而熱氣大行。金類之介蟲不復。熱行於外。則病痱疹瘡瘍癰疽痤痔。熱甚入肺。則欬而鼻淵。若火盛金衰。至肺脈之天府絕。則死不治。

太陰之復。溼變乃舉。體重中滿。食飲不化。陰氣上厥。胸中不便。飲發於中。欬喘有聲。大雨時行。鱗見於陸。頭頂痛重。而掉瘛尤甚。嘔而密默。唾吐清液。甚則入腎。竅寫無度。太谿絕。死不治。

太陰受制。則濕氣不變不舉。今太陰之復。溼變乃舉。受制而復。經脈未和。故體重中滿。食飲不化。溼為陰氣。陰氣上厥。則胸中不便。便猶利也。胸中不便。則飲發於中。而欬喘有聲矣。大雨時行。土之溼也。鱗見於陸。土溼水汎也。溼傷太陽之經脈。則頭頂痛重。而掉瘛尤甚。溼傷陽明之經脈。則嘔而密默。唾吐清液。甚則溼邪入腎。而竅寫無度。前後二陰

者腎之竅前陰水竅俱從大便而出故曰竅寫若土盛水衰至腎脈之太谿絕則死不治少陽之復大熱將至枯燥燔爇介蟲乃耗驚瘛欬衄心熱煩躁便數憎風厥氣上行面如浮埃目乃瞤瘛火氣內發上爲口糜嘔逆血溢血泄發而爲瘧惡寒鼓慄寒極反熱嗌絡焦槁渴飲水漿色變黃赤少氣脈萎化而爲水傳爲胕腫甚則入肺欬不血泄尺澤絕死不治便如字○少陽受制則熱熱氣不行今少陽之復大熱將至熱將至則枯燥燔爇金受火刑則介蟲乃耗民病驚瘛欬衄火刑肺金之病也心熱煩躁火氣乘心之病也少陽三焦之氣不和則小便數而外憎風便數憎風則厥氣上行厥氣上行則面如浮埃目乃瞤瘛此少陽厥氣上行而生陽之氣不榮於面目

也若火氣內發則上爲口糜中爲嘔逆下爲血溢血泄此少陽火氣內發而三焦之氣不和於上中下也少陽之氣發爲瘧病則惡寒鼓慄寒極反熱熱則嗌絡焦槁渴飲水漿溺色變爲黃赤此少陽發之病也少氣脈萎化而爲水傳爲胕腫此少陽元眞之氣內虛也甚則邪火入肺欬而血泄致火盛金衰而肺脈之尺澤絕則死不治

陽明之復清氣乃舉森木蒼乾毛蟲乃厲病生胠脇氣歸於左善太息甚則心痛否滿腹脹而泄嘔苦欬噦煩心病在鬲中頭痛甚則入肝驚駭筋攣太衝絕死不治

陽明受制則淸氣不舉今陽明之復則淸氣大舉木受金刑則森木蒼乾毛蟲乃厲厲猶病也病生胠脇氣歸於左肝木病也善太息膽木病也甚則淸氣太過而心痛以及否滿腹脹而泄陽明氣逆則嘔苦肺胃不和則欬胸有固寒則噦胃絡不通於心則煩心而病在鬲

中。厥陰肝脈。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肝脈病。故頭痛。甚則金氣乘肝。而驚駭筋攣。若金盛木衰。至肝脈之太衝絕。則死不治。

太陽之復。厥氣上行。水凝雨冰。羽蟲乃死。心胃生寒。胸膈不利。心痛否滿。頭痛善悲。時眩仆。食減。腰脽反痛。屈伸不便。地裂冰堅。陽光不治。少腹控睾。引腰脊。上衝心。唾出清水。及為噦噫。甚則入心。善忘善悲。神門絕。死不治。

厥氣。寒氣也。太陽受制則寒氣不行。今太陽之復。寒氣上行。寒氣上行則水凝雨冰。水勝火滅。故火類之羽蟲乃死。寒氣盛。故心胃生寒。心胃生寒。故胸膈不利。胸膈不利。故心痛否滿。太陽經脈上行於頭。故頭痛。陰氣勝。故善悲。頭痛則時眩仆。中土虛寒。則食減。太陽經脈不和。則腰脽反痛。而屈伸不便。寒氣已極。則地裂冰堅。而陽光不治。寒氣在下。則少腹控睾。由下而

中則引腰脊由中而上則上衝心寒氣上衝則唾出清水及爲噦爲噫噦噫者火土不相生也甚則寒氣入心故善忘善悲若水盛火衰至心脈之神門絕則死不治

帝曰善治之奈何

六氣之復治之奈何

岐伯曰厥陰之復治以酸寒佐以甘辛以酸寫之以甘緩之

治復之法但當助其本氣惟熱燥之氣有餘或當折之或當助之也酸者木之味寒者水之氣治以酸寒助木氣也恐寒氣之過甚則佐以甘甘恐酸味之過甚則佐以辛夫治以酸寒者乃以酸寫之寫舒也下寫倣此佐以甘辛者乃以甘緩之酸寒而但曰酸甘辛而但曰甘省文也此治厥陰之復助之而不折之也

少陰之復治以鹹寒佐以苦辛以甘寫之以酸收之辛苦發之以鹹耎之

鹹者水之味寒者水之氣治以鹹寒折火氣也火氣過虛則佐以苦苦爲火味以助火也火氣過盛則佐以辛辛爲金味以生水也或以

甘寫之而平其水，或以酸收之而生其火。夫佐以苦辛者，辛苦乃所以發之。治以鹹寒者，乃以鹹耎之。此治少陰熱氣之復，或助之而或折之也。

太陰之復，治以苦熱，佐以酸辛，以苦寫之，燥之，泄之。

苦為火味，熱為火氣，治以苦熱，助土氣也。火氣不足，則佐以酸，木生火也。火氣過甚，則佐以辛，金生水也。夫治以苦熱者，乃以苦寫之，以熱燥之。土濕則燥之，土燥則泄之。此治太陰之復，助之而不折之也。

少陽之復，治以鹹冷，佐以苦辛，以鹹耎之，以酸收之，辛苦發之，發不遠熱，無犯溫涼。少陰同法。

治以鹹冷，折火氣也。火氣過虛，則佐以苦；火氣過盛，則佐以辛。或以鹹耎之而泄其火，或以酸收之而生其火。夫佐以苦辛者，辛苦乃所以發之。辛，金味也；苦，火味也。申明辛苦發之，乃發不遠熱也。發不遠熱，則用其熱以助火。無犯溫以涼治之法。少陽少陰皆屬於火，故此治佐之法與少陰同。

陽

明之復。治以辛溫。佐以苦甘。以苦泄之。以苦下之。以甘補之。甘補之甘舊本訛酸今改○辛爲金味以助金溫爲火氣以折金治以辛溫金氣平矣苦爲火味以折金甘爲土味以生金佐以苦甘金氣平矣或金氣有餘則但以苦泄之以苦下之金氣不足則但以甘補之此治陽明燥氣之復或折之而或助之也太陽之復。治以鹹熱。佐以甘辛。以苦堅之。鹹爲水味以助水熱爲火氣以溫寒治以鹹熱助水水氣也水氣盛則佐以甘水氣虛則佐以辛水得其平無容補瀉則但以苦堅之水寒而濟以火味水火既濟則堅固也此治太陽之復助之而不折之也治諸勝復。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溫者清之。清者溫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潤之。急者緩之。堅者耎之。脆者堅之。衰者補之。強者瀉之。各安

其氣必清必靜則病氣衰去歸其所宗此治之大體也強如字○總結上文諸勝復之治而言治之大體如是也帝曰善氣之上下何謂也承上文勝復而問勝氣居上復氣居下氣之上下在於人身發爲民病何謂也岐伯曰身半以上其氣三矣天之分也天氣主之身半以下其氣三矣地之分也地氣主之以名命氣以氣命處而言其病半所謂天樞也故上勝而下俱病者以地名之下勝而上俱病者以天名之所謂勝至報氣屈伏而未發也復至則不以天地異名皆如復氣爲法也分去聲○陰陽繫日月論云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天爲陽地爲陰正月六月主足之少陽二月

五月其主足之太陽三月四月主足之陽明是人身三陽之氣主歲半以上故曰身半以上其氣三矣天為陽乃天之分也天分則天氣主之又云七月十二月主足之少陰八月十一月主足之太陰九月十月主足之厥陰是人身三陰之氣主歲半以下故曰身半以下其氣三矣地為陰乃地之分也地分則地氣主之身半以上之三氣名曰少陽太陽陽明身半以下之三氣名曰少陰太陰厥陰是以三陽三陰之名而命身半以上身半以下之氣也足少陽之脈起於目銳眥足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足陽明之脈起於鼻頞中是三陽者天之分也其經脈之氣皆起於上足少陰之脈起於足小指之下足太陰之脈起於足大指之端足厥陰之脈起於大指叢毛之際是三陰者地之分也其經脈之氣皆起於下是以在上在下之氣而命經脈上行之處也以名命氣以氣命處而後可言其內外上下之病人身天樞之穴居臍之上對腰之中故申明身半以上身半以下之半者所謂天樞也故身半以上之陽氣勝而身半以下俱病者

其病在地以地名之身半以下之陰氣勝而身半以上俱病者其病在天以天名之夫氣勝之時復氣屈而不伸故所謂勝至其報復之氣尚屈伏而未發也如復氣旣至則無分上下故不以天地異名皆如復氣爲法也下文云有勝則復無勝則否是復有一定之成法也

帝曰勝復之動時有常乎氣有必乎承復氣爲法之意問勝復之動一歲六時有常數乎所勝之氣有可必乎

岐伯曰時有常位而氣無必也一歲六時始於厥陰終於太陽時有常位而氣之勝復則因勝以復無可必也

帝曰願聞其道也時有常位則氣有常勝有常勝則有常復故願聞勝復之常道也

岐伯曰初氣終三氣天氣主之勝之常也四氣盡終氣地氣主之復之常也有勝則復無勝則否春夏爲陽陽者天氣也故初氣終三氣天氣主之先勝後復勝氣常在歲半之上故

爲勝之常也。秋冬爲陰。陰者地氣也。故四氣盡終氣。地氣主之。復氣常在歲半之下。故爲復之常也。有勝則有復。無勝則無復。此爲勝復之常。而勝復之變。不可爲期。

帝曰。善。復已而勝。何如。有勝則復。理之常也。復已而又有所勝。則何如。岐伯曰。勝至則復。無常數也。衰乃止耳。復已而勝。不復則害。此傷生也。數如字。下無問其數之數同。至猶極也。其復也。勝極則復。復無常數也。復氣自衰。方乃止耳。衰乃止則復已。復已而又有所勝。若復已。而所勝不復則害。不復則害。此傷生也。如水勝火。火屈。火復則傷金。火氣已。金氣又當復勝。如不復勝。則金受火害。不能相生。餘氣倣此。

帝曰。復而反病何也。不復則害。復而反病。則又何也。岐伯曰。居非其位。不相得也。大復其勝則主勝之。故反病也。所謂火燥熱也。勝氣在歲半之上。復氣在歲半之下。如燥

氣之復當少陽相火之四氣風氣之復當陽明燥金之五氣火氣熱氣之復當太陽寒水之終氣皆居非其位持非其位不相得也始勝終復雖大復其勝則主時之氣勝之故反病也居非其位者火氣熱氣居太陽寒水之位燥氣居少陽相火之位所謂火燥熱也例而推之風木之氣居陽明燥金之位亦在其中土溼之氣王於四時故不與也帝曰治之何如復而反病治之何如岐伯曰夫氣之勝也微者隨之甚者制之氣之復也和者平之暴者奪之皆隨勝氣安其屈伏無問其數以平爲期此其道也六氣之勝有微甚六氣之復有和暴夫氣之勝也勝氣微者隨順以治之勝氣甚者制伏以治之氣之復也復氣和者平以治之復氣暴者奪以治之勝氣固勝而復氣猶勝治之之法皆隨其勝氣以安其屈伏無問氣味多寡之數大要以平爲期此其治之之道也帝曰善客主

之勝復奈何。一歲之中、有加臨之客氣、有六位之主氣、或主氣勝客氣、或客氣勝主氣、有勝則復、帝故問之。岐伯曰、主客之氣、勝而無復也。合六氣而論之、有勝則有復、而客主之氣、同時同位、主氣一定、客氣變遷、故但有勝而無復也。帝曰、其逆從何如。主氣客氣、彼此相勝、有勝之而逆、有勝之而從、故問逆從何如。岐伯曰、主勝逆、客勝從、天之道也。六氣主歲、每歲皆同、氣之常也、加臨客氣、隨司天在泉而遷轉、氣之暫也、常可屈、而暫不可屈、故主氣勝客氣、則為逆、而客氣勝主氣、則為從、此因司天而有客氣之勝、故曰天之道也。帝曰、其生病何如。主客之氣、有勝無復、然皆發為民病、故問其生病何如。岐伯曰、厥陰司天、客勝則耳鳴掉眩、甚則欬、主勝則胸脅痛、舌難以言。客勝主勝、勝氣雖有不同、而人身經脈之病、皆應司天之氣、下文在泉亦有主

客勝氣之不同，而人身經脈之病，皆應在泉之氣也。厥陰司天，初之客氣陽明燥金，二之客氣太陽寒水，三之客氣厥陰風木。客勝者，凡此三氣，皆可勝也。耳鳴掉眩，風動之病也。甚則肝氣上逆而欬。主勝者，初之氣厥陰風木，二之氣少陰君火，三之氣太陰溼土，凡此三氣，皆可勝也。三氣主時，每歲皆然，下俱倣此。胸脇痛，肝木之病也。舌難以言，嗌乾而舌難言也。

少陰司天，客勝則鼽嚏，頸項強，肩背瞀熱，頭痛，少氣，發熱，耳聾目瞑，甚則胕腫血溢，瘡瘍欬喘。主勝則心熱煩躁，甚則脇痛支滿。少陰司天，初之客氣太陽寒水，二之客氣厥陰風木，三之客氣少陰火熱，凡此客氣，皆可勝也。少陰腎氣虛於上，則鼽嚏，頸項強，肩背瞀熱，頭痛。少陰心氣虛於內，則少氣發熱，耳聾目瞑，甚則胕腫。少陰熱氣傷其血分，不充膚腠，則血溢瘡瘍欬喘。若主時之氣勝，則少陰心腎不交，故心熱煩躁，甚則病及心包，而脇痛支

滿。太陰司天，客勝則首面胕腫，呼吸氣喘；主勝則胸腹滿，食已而瞀。太陰司天，初之客氣厥陰風木，二之客氣少陰君火，三之客氣太陰溼土，凡此客氣皆可勝也。首面胕腫，溼淫病也；呼吸氣喘，太陰病也。若主時之氣勝，則脾胃之氣不和，而胸腹滿瞀。目垂親食已，而瞀轉輪不疐也。少陽司天，客勝則丹胗外發，及為丹熛瘡瘍，嘔逆喉痺，頭痛嗌腫，耳聾血溢，內為瘈瘲；主勝則胸滿欬仰息，甚而有血手熱。○胗疹同，熛音飇。少陽司天，初之客氣少陰君火，二之客氣太陰溼土，三之客氣少陽相火，凡此客氣皆可勝也。丹疹外發，及為丹熛瘡瘍，火氣外淫也；嘔逆喉痺，頭痛嗌腫，耳聾，火氣內逆也。熱傷血分則血溢，血不榮筋則內為瘈瘲。若主時之氣勝，則少陽三焦之氣不和，故胸滿欬仰息。始則火熱傷氣，既則傷其血分，故甚而有血，不但病足之

經脈，兼病手之經脈，故手熱。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也。

陽明司天，清復內餘，則欬衄嗌塞，心鬲中熱，欬不止，而白血出者，死。陽明者，清氣也。

清復內餘，言陽明司天，受客氣主氣之勝，則陽明清氣鬱而不舒，故司天於上，而復有餘於內也。清復內餘，則金氣不伸，故欬衄嗌塞，心鬲中熱，白血，肺藏之血也。若欬不止，而白血出，則肺氣并傷，故死。不言客勝主勝，但言清復內餘，以明六氣雖有客主之勝，而皆病司天之氣，乃舉一以例其餘，下文太陽在泉亦然。

太陽司天，客勝則胸中不利，出清涕，感寒則欬。主勝則喉嗌中鳴。太陽司天，初之客氣，少陽相火，二之客氣，陽明燥金，三之客氣，太陽寒水。

凡此客氣，皆可勝也。胸中不利，寒氣內隔也。出清涕，皮毛不利也。感寒則欬，寒氣外感於皮毛，則肺受之，而病欬也。若主時之氣勝，則太陽寒水上逆，故喉嗌中鳴。鳴，水聲也。

厥陰在泉，客勝則

大關節不利。內爲痙强拘瘛。外爲不便。主勝。則筋骨繇併。腰腹時痛。繇搖同。○四氣盡終氣。地氣主之。厥陰在泉。四之客氣陽明燥金。五之客氣太陽寒水。終之客氣厥陰風木。凡此客氣皆可勝也。大關節不利。大筋攣急也。痙强拘瘛。筋不和於內也。不便。乃舉止不快。筋不和於外也。主勝者。四之氣少陽相火。五之氣陽明燥金。終之氣太陽寒水。凡此三氣。皆可勝也。三氣之勝。下文皆同。筋骨搖併。猶之內爲痙强拘瘛也。腰腹時痛。猶之外爲不便也。少陰在泉。客勝。則腰痛。尻股膝髀腨䯒足病。瞀熱以酸。胕腫不能久立。溲便變。主勝。則厥氣上行。心痛發熱。鬲中衆痺皆作。發於胠脇。魄汗不藏。四逆而起。便如字下便俱同。酸疼同。藏如字。○少陰在泉。四之客氣太陽寒水。五之客氣厥陰風木。終之客氣少陰君火。凡此

客氣皆可勝也。腰者腎之外候。腰痛。腎虛也。少陰之脈。從足而上腰。痛則尻股膝髀腨骺足皆病矣。垂目日瞀。瞀熱以痠。言火氣上淫。目熱以痠。則垂目也。心脅日胕。心氣虛寒。故胕腫不能久立。骨虛也。溲便變。腎虛也。若主時之氣勝。則少陰厥氣上行。厥氣上行。內外不和。則心痛發熱。心痛發熱。陰陽不和。則鬲中衆痺皆作。夫厥氣上行。則不能樞轉。故病發於胠脇。心痛發熱。則陽氣外浮。故皮毛之魄汗不藏。鬲中衆痺皆作。則氣機盡鬱。故四逆而起。

太陰在泉。客勝則足痿下重。便溲不時。溼客下焦。發而濡寫。及爲腫隱曲之疾。主勝則寒氣逆滿。食飲不下。甚則爲疝。

寫瀉通。下便寫之寫倣此。○太陰在泉。四之客氣厥陰風木。五之客氣少陰君火。終之客氣太陰溼土。凡此客氣。皆可勝也。足痿下重。足太陰之脈不能循經而上也。便溲不時。小便頻數而短少也。若太陰溼氣客於下焦。則發爲大便之濡寫。濡寫。溏瀉。

也。及爲腫隱曲之疾。言隱曲之處。發爲腫疾。亦溼客下焦之所致也。主勝。則寒溼之氣。內逆中滿。脾不轉輸。而食飲不下。甚則土受木刑而爲疝。

少陽在泉。客勝。則腰腹痛。而反惡寒。甚則下白溺白。主勝。則熱反上行。而客於心。心痛發熱。格中而嘔。少陰同候。少陽在泉。四之客氣。少陰君火。五之客氣。太陰溼土。終之客氣。少陽相火。凡此客氣。皆可勝也。少陽初陽之氣。不能自下而上。則腰腹痛。不能自內而外。則反惡寒。甚則下焦虛寒。而下白溺白。下白。大便白也。溺白。小便白也。主勝。則君相二火交熾。故熱反上行。而少陽火氣上客於心。故心痛發熱。心痛發熱。則火氣格中而嘔。相火合君火而上行。則君火亦可合相火而下盛。故少陰同候。

陽明在泉。客勝。則清氣動下。少腹堅滿。而數便瀉。主勝。則腰重腹痛。少腹生寒。下爲鶩溏。則

寒厥於腸。上衝胸中。甚則喘不能久立。數音朔。鶩音務○陽明在泉。四之客氣。太陰溼土。五之客氣。少陽相火。終之客氣。陽明燥金。凡此客氣。皆可勝也。客勝則陽明清肅之氣動於下。清氣下動。則少腹堅滿。始雖堅滿。繼而數便寫。便寫。大便溏瀉也。主勝則腰重腹痛。少腹生寒。亦清氣之下動也。始則少腹生寒。而下爲鶩溏。繼則寒厥於腸。而上衝胸中。上衝胸中。甚則爲喘。不能久立。太陽在泉。寒復內餘。則腰尻痛。屈伸不利。股脛足膝中痛。太陽者。寒氣也。寒復內餘。言太陽在泉。受客氣主氣之勝。則太陽寒氣。屈而不舒。故寒氣在泉於下。而復有餘於內也。寒復內餘。則太陽經脈不舒。故腰尻痛。屈伸不利。而股脛足膝中痛。不言客勝主勝。但言寒復內餘。乃舉一以例其餘。以明六氣雖有客主之勝。而皆病在泉之經脈也。帝曰。善。治之奈何。客勝主勝。經氣受病。治之奈何。岐伯曰。高者抑之。下者

舉之。有餘折之。不足補之。佐以所利。和以所宜。必安其主客。適其寒溫。同者逆之。異者從之。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得其中矣。有餘折之。不足補之。得其平矣。佐以所利。和以所宜。順其性也。然必安其主客。適其寒溫。調其味也。同者。主氣清寒。加以清寒之客氣。主氣溫熱。加以溫熱之客氣。此爲過盛。故當逆之。逆之者。抑之折之也。異者。主氣清寒。加以溫熱之客氣。主氣溫熱。加以清寒之客氣。此非過盛。故當從之。從之者。舉之補之也。

帝曰。治寒以熱。治熱以寒。氣相得者逆之。不相得者從之。余已知之矣。其於正味何如。承上文寒熱逆從之治。而問主客之正味也。治寒以熱。治熱以寒。氣同而相得者逆之。氣異而不相得者從之。上文言之。故已知之。然非氣運本位之正味。故問其於正味何如。

岐伯曰。木位之主。其寫以酸。其補

以辛。六氣主時之位。不外木火土金水之五行。主位者。氣之常。故先寫後補。加臨者。氣之客。故先補後寫。初之氣。厥陰風木。木位之主。木氣勝也。木勝曰發生。酸則反其性而收之。故其寫以酸。辛則助其上達。故其補以辛。

火位之主。其寫以甘。其補以鹹。二之氣。少陰君火。火位之主。火氣勝也。火勝曰赫曦。甘則反其性而緩之。故其寫以甘。鹹能耎堅。助其暢達。故其補以鹹。少陰少陽皆火位之主。少陰如是則少陽亦如是也。

土位之主。其寫以苦。其補以甘。三之氣。太陰溼土。土位之主。土氣勝也。土勝曰敦阜。苦則反其性而泄之。故其寫以苦。甘則助其和緩。故其補以甘。

金位之主。其寫以辛。其補以酸。五之氣。陽明燥金。金位之主。金氣勝也。金勝曰堅成。辛則反其性而散之。故其寫以辛。酸則助其收斂。故其補以酸。

水位之主。其寫以鹹。其補以苦。終之氣。太陽寒水。水位之主。水氣勝也。水勝曰流衍。鹹則反其

性而難之。故其寫以鹹。苦則氣寒。助其寒水。故其補以苦。厥陰之客。以辛補之。以酸寫之。以甘緩之。此六氣客勝。其補寫之味。一如上文之主勝也。上文木位之主。其補以辛。其寫以酸。此厥陰之客。補寫相同。以甘緩之者。藏氣法時論云。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少陰之客。以鹹補之。以甘寫之。以鹹收之。上文火位之主。其補以鹹。其寫以甘。此少陰之客。補寫相同。以鹹收之者。藏氣法時論云。心欲耎。急食鹹以耎之。耎之即所以收之。故此言收。下文少陽則言耎也。太陰之客。以甘補之。以苦寫之。以甘緩之。上文土位之主。其補以甘。其寫以苦。此太陰之客。補寫相同。以甘緩之者。藏氣法時論云。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少陽之客。以鹹補之。以甘寫之。以鹹耎之。少陽少陰。皆屬於火。同一義也。陽明之客。以酸補之。以辛寫之。以苦泄

之。上文金位之主。其補以酸。其寫以辛。此陽明之客。補寫相同。以苦泄之者。藏氣法時論云。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太陽之客。以苦補之。以鹹寫之。以苦堅之。以辛潤之。開發腠理。致津液通氣也。上文水位之主。其補以苦。其寫以鹹。此太陽之客。補寫相同。藏氣法時論云。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也。此以苦堅之云云。其義一也。凡此皆主氣客氣之正味也。帝曰。善。願聞陰陽之三也。何謂。上文岐伯云。身半以上。其氣三矣。身半以下。其氣三矣。帝舉以問。謂陰陽止有少太。何以有三。岐伯曰。氣有多少異用也。陰陽之氣。由少而太。太多也。少少也。陰陽之氣。有多少之異用也。帝曰。陽明何謂也。太多少少。則陽明何謂。岐伯曰。兩陽合明也。有少陽之陽。有太陽之陽。兩陽相合而明。則中有陽明也。帝曰。厥

陰何也。太少之中有陽明何以厥陰不居二陰之中故問厥陰何也。岐伯曰。兩陰交盡也。從少而太則中有陽明由太而少則終有厥陰有太陰之陰有少陰之陰兩陰交盡而有厥陰也。帝曰。氣有多少。病有盛衰。治有緩急。方有大小。願聞其約。奈何。兩陽合明陽之多也兩陰交盡陰之少也陰陽之三仍屬氣之多少故舉氣有多少而探病之盛衰以及治之緩急方之大小期於約言不繁故願聞其約。岐伯曰。氣有高下。病有遠近。證有中外。治有輕重。適其至所爲故也。氣有多少者氣有高下也謂陽氣多而居高陰氣少而居下病有盛衰者病有遠近證有中外也謂病久遠而在中則盛病新近而在外則衰治有緩急者治有輕重也謂緩病之治宜輕急病之治宜重更當適其病至之所爲復其故也。大要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

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故曰：近者奇之，遠者偶之，汗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補上治上制以緩，補下治下制以急，急則氣味厚，緩則氣味薄，適其至所，此之謂也。奇，音箕，下同。○方有大小者，大要君一臣二，合而為三，乃陽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合而為六，乃陰偶之制也。奇數之大，則君二臣三，亦奇之制也。偶數之大，則君二臣六，亦偶之制也。品數少而分兩多，故曰君；品數多而分兩少，故曰臣。方之奇偶，因病之遠近以為用，故曰近者奇之，遠者偶之，謂近病為陽，宜用奇方以治之；遠病為陰，宜用偶方以治之。發汗為陽，攻下為陰，汗則從陰出陽，地氣升而為雲為雨，故汗者以偶不以奇；下則從陽入陰，天氣降而能寫能輸，故下者以奇不以偶。治之緩急，因病之上下以為用，病在上而補上治上，則制方以緩，病

在下而補下治下則制方以急制以急則氣味宜厚氣味厚則能下行也制以緩則氣味宜薄氣味薄則能上行也上文云治有輕重適其至所故曰適其至所卽此緩急厚薄之謂也病所遠而中道氣味之者食而過之無越其制度也是故平氣之道近而奇偶制小其服也遠而奇偶制大其服也大則數少小則數多多則九之少則二之奇之不去則偶之是謂重方偶之不去則反佐以取之所謂寒熱溫涼反從其病也重平聲下同○藥味入口先歸中道然後行於上下故服藥先後制方大小皆以病之上下遠近爲法也病所遠者在上在下之病而遠於中道也而中道氣味之者氣味先歸中道也食而過之者以食之先後使藥之過於上下也如病在上而遠於中則先食後藥使過於

上病在下而遠於中則先藥後食使過於下此服藥先後之法無越其制度可也服藥先後以病之上下遠近爲法則制方用藥正氣自平是故平氣之道其病在上而近而用奇偶之方則制小其服也其病在下而遠而用奇偶之方則制大其服也大則分兩多而品數少氣味專而能遠也小則分兩少而品數多氣味薄而易散也奇數終於九故數多則九之無以加矣偶數始於二故數少則二之無以減矣奇偶雖殊合而並用故奇之而病不去則偶之先奇後偶是謂重方若偶之而病仍不去則反佐以取之反佐以取者以寒治寒以熱治熱以溫治溫以涼治涼所謂寒熱溫涼反從其病而取治之也此制方大小以病之上下遠近爲法者如此

帝曰。善。病生於本。余知之矣。生於標者。治之奈何。風熱濕火燥寒六氣所謂本也上文詳言之故曰病生於本余知之矣三陰三陽之氣爲標故問生於標者治之奈何

岐伯曰。病反其本。得標之病。治反

其本。得標之方。如太陽以寒爲本。以熱爲標。病反其本寒。得標陽之熱病。則不治其寒。而治其熱。故治反其本。得標之方。六氣標本之治。倣此類推。然從本從標。復有不同。有如下文所云也。帝曰。善。六氣之勝。何以候之。六氣者。五行也。五行者。五藏也。氣勝則藏病。故問六氣之勝。何以候之。岐伯曰。乘其至也。清氣大來。燥之勝也。風木受邪。肝病生焉。熱氣大來。火之勝也。金燥受邪。肺病生焉。寒氣大來。水之勝也。火熱受邪。心病生焉。溼氣大來。土之勝也。寒水受邪。腎病生焉。風氣大來。木之勝也。土濕受邪。脾病生焉。所謂感邪而生病也。乘年之虛。則邪甚也。失時之和。亦邪甚也。遇月之空。亦

邪甚也。重感於邪。則病危矣。有勝之氣。其必來復也。候之之法當乘其氣至之時而候之也如清氣大來燥金之勝也金刑其木風木受邪而肝病生焉矣熱氣大來火刑其金則肺病生焉矣寒氣大來而心病生溼氣大來而腎病生風氣大來而脾病生皆受制生病所謂感邪而生病也邪之感也如主歲之氣不及而乘年之虛則邪甚也主時之氣不及而失時之和亦邪甚也主日之氣不及而遇月之空亦邪甚也年之虛時之失月之空有一於此則病若重感於邪則病危矣此皆有勝之氣而爲病須知有勝之氣其必來復也

帝曰。其脈至何如。六氣之勝必形於脈故問其脈至何如

岐伯曰。厥陰之至。其脈弦。少陰之至。其脈鉤。太陰之至。其脈沈。少陽之至。大而浮。陽明之至。短而濇。太陽之至。大而長。厥陰屬木故其脈弦少陰屬火故其脈鉤

太陰屬土。故其脉沈。少陽屬火。故大而浮。陽明屬金。故短而濇。太陽屬水。爲諸陽主氣。故大而長。

至而和則平。至而甚則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陰陽易者危。

和。調和也。六脉之至。至而調和。則爲平脉。甚。過盛也。六脉之至。至而過盛。則爲病脉。春弦夏鉤秋浮冬沈。春得秋脉。夏得冬脉。秋得夏脉。冬得長夏脉。至而反時者病。時至而脉不至者病。時未至而脉先至者病。春夏爲陽。秋冬爲陰。春夏見陰脉。秋冬見陽脉。是爲陰陽易。陰陽易者危。

帝曰。六氣標本所從不同。奈何。

三陰三陽六氣之標也。風火溼熱燥寒。六氣之本也。標本陰陽不同。則所從亦不同。帝故問之。

岐伯曰。氣有從本者。有從標本者。有不從標本者也。

從本者。從風熱溼火燥寒之氣也。從標本者。或從三陰三陽之氣。或從風熱溼火燥寒之氣也。不從標本者。從中見之氣也。

帝

曰願卒聞之從本從標本不從標本願卒聞之岐伯曰少陽太陰從本少陰太陽從本從標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也故從本者化生於本從標本者有標本之化從中者以中氣為化也氣有從本者少陽太陰是也少陽之氣惟火熱太陰之氣惟陰濕皆從本氣以為生化也氣有從標本者少陰太陽是也少陰本熱標陰太陽本寒標熱有寒熱陰陽之氣故從本從標以為生化也氣有不從標本者陽明厥陰是也兩陽合明陽之極矣無取乎燥從中見太陰之氣以為生化兩陰交盡陰之極矣無取乎風從中見少陽之氣以為生化也帝曰脈從而病反者其診何如承上文三陰三陽之脈而復問也上文云厥陰之至其脈弦少陰之至其脈鉤太陰之至其脈沈少陽之至大而浮陽明之至短而濇太陽之至大而長脈從陰陽而病相反

則診之不易故舉以問。岐伯曰。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三陽之脈。脈至而從。脈雖見陽。必按之不鼓。按之不鼓。病必相反。諸陽脈而病反者皆然也。帝曰。諸陰之反。其脈何如。陽脈按之不鼓。諸陰之反。其脈何如。岐伯曰。脈至而從。按之鼓甚而盛也。脈至而從。三陰脈也。脈雖見陰。按之必鼓甚而盛。所以諸陰之脈。而病反也。是故百病之起。有生於本者。有生於標者。有生於中氣者。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標而得者。有取中氣而得者。有取標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從取而得者。逆。正順也。若順。逆也。故曰。知標與本。用之不殆。明知逆順。正行無問。此之謂也。不知是者。不足

以言診，足以亂經。故大要曰：粗工嘻嘻，以爲可知，言熱未已，寒病復始，同氣異形，迷診亂經，此之謂也。承脈從病反之義，而推言百病之起，有生於本氣者，有生於標氣者，有生於中見之氣者，因其所生，取而治之，始得其真。然取治之法，又有逆取而得者，有從取而得者。逆取而得，則逆取正爲順也；若不逆取而順反爲逆也。故曰知標與本，用之不殆，明知逆順，正行無間，即此脈從病反之謂也。苟不知此以診，是爲迷診亂經。大要云云，其麤工之窺鑑歟。夫標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言標與本，易而弗損；察本與標，氣可令調；明知勝復，爲萬民式，天之道畢矣。○易，去聲。承上文而言標本之道，至精至微，所該者廣，故要而能博，小而能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也。故一言標與

本。則施治平易而弗之損。察一本與標。則六氣雖病而可令調。知標本則知勝復。可爲萬民之式。而上天之道畢矣。帝曰。勝復之變。早晏何如。承明知勝復之言。而探勝復早晏之變。岐伯曰。夫所勝者。勝至已病。病已慍慍。而復已萌也。夫所復者。勝盡而起。得位而甚。勝有微甚。復有少多。勝和而和。勝虛而虛。天之常也。勝者復之基。夫所勝者。勝氣至。則已病。病方已中。猶慍慍之時。而復氣已萌也。故夫所復者。必勝氣盡。而復始起。得位而復方甚。然所勝之氣有微甚。則所復之氣有少多。故勝和而復亦和。勝虛而復亦虛。此天之常數爲然也。帝曰。勝復之作。動不當位。或後時而至。其故何也。當去聲。○帝必欲詳明勝復早晏之變。故復問之。動不當位。氣之早也。後時而至。氣之晏也。岐伯曰。夫氣之生與

其化衰盛異也。寒暑溫涼盛衰之用。其在四維。故陽之動。始於溫。盛於暑。陰之動。始於清。盛於寒。春夏秋冬。各差其分。故大要曰。彼春之暖。爲夏之暑。彼秋之忿。爲冬之怒。謹按四維。斥候皆歸。其終可見。其始可知。此之謂也。

差音雌下同○一歲四時。春溫夏暑秋涼冬寒。萬物生化。有盛有衰。故夫氣之生物。與其化物。有衰盛之異也。氣之寒暑溫涼。爲生化盛衰之用。生化盛衰。其在氣交之四維。四維者冬春之交。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也。氣交先期而甚。則勝復早而盛。氣交後期而微。則勝復晏而衰。故陽之動。始於春氣之溫。盛於夏氣之暑。陰之動。始於秋氣之清。盛於冬氣之寒。春夏秋冬。四維之交。或先或後。各差其分。分。猶度也。差其分。而勝復有早晏也。故舉脈要精微論之言。大要曰。彼春之暖。而爲夏

之暑。彼秋之忿。而爲冬之怒。由此言之。則當謹按氣交之四維。氣交之候。猶斥候也。謹按四維。則斥候皆歸。其終可見。其始可知。即此勝復早晏之謂也。

帝曰。差有數乎。

春夏秋冬。各差其分。則差有數乎。

岐伯曰。又凡三十度也。

三十度。一月也。十二月而得春氣。三月而得夏氣。六月而得秋氣。九月而得冬氣。其氣至早。所差凡三十度。正月未溫。猶得冬氣。四月未夏。猶得春氣。七月未秋。猶得夏氣。十月未冬。猶得秋氣。其氣晏至。所差亦三十度。故曰又凡三十度也。

帝曰。其脈應皆何如。

春夏秋冬。有四時之氣。則有四時之脈。今差其分。則其脈應皆何如。

岐伯曰。差同正法。待時而去也。脈要曰。春不沈。夏不弦。冬不濇。秋不數。是謂四塞。沈甚曰病。弦甚曰病。濇甚曰病。數甚曰病。參見曰病。復見曰病。未去而去曰病。去

而不去曰病反者死故曰氣之相守司也如權衡之不得相失也夫陰陽之氣清靜則生化治動則苛疾起此之謂也蓋以四時正氣之法擬之則知其差故曰差同正法也待時而去者四維之交待主時之氣至而後去也如春受冬氣夏受春氣秋受夏氣冬受秋氣氣相通也故春脈之大要曰春不沈夏不弦冬不濇秋不數前氣不交於本位是謂四塞夫氣不相通四塞者病若其氣之交交而太過者亦病故春脈沈甚曰病夏脈弦甚曰病冬脈濇甚曰病秋脈數甚曰病參見者春初之脈沈弦並見夏初之脈弦數並見之類復見者主時之脈已去非其王時而復見也未去而去者後氣未交未當去而先去也去而不去者後氣已交應去而猶不去也脈如是皆謂之病反者春得秋脈夏得冬脈長夏得春脈秋得夏脈冬得長夏脈脈非其時反受尅賊已病而見此脈者死故曰氣之相守而司於脈也如權與衡之

不得相失也故夫陰陽之氣清靜則生化治不清靜而動亂則苛疾起即此相守司而不得相失之謂也

帝曰幽明何如一歲四時有陰有陽秋冬爲陰幽也春夏爲陽明也故問幽明何如岐伯曰兩陰交盡故曰幽兩陽合明故曰明幽明之配寒暑之異也秋清冬寒兩陰交盡而始春故曰幽春溫夏暑兩陽合明而始秋故曰明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故幽明之配乃寒暑之異也知寒暑之往來則知一歲之幽明矣

帝曰分至何如承寒暑之意問一歲之中二分二至何如岐伯曰氣至之謂至氣分之謂分至則氣同分則氣異所謂天地之正紀也夏至則夏氣已至冬至則冬氣已至故氣至之謂至春分則與冬氣分秋分則與夏氣分故氣分之謂分夏至氣同於夏冬至氣同於冬故至則氣同春分與冬氣分秋分與夏氣分故分則氣異二分在仲春仲秋二氣

至在仲夏仲冬．非若四維之季孟相交．此所謂天地之正紀也．帝曰．夫子言春秋氣始於前。冬夏氣始於後。余已知之矣。然六氣往復。主歲不常也。其補寫奈何。上文岐伯云．陽之動始於溫．陰之動．始於清．是春秋之氣始於前也．陽盛於暑．陰盛於寒．是冬夏之氣始於後也．然春夏秋冬．六氣往復．以主主歲．是主歲之氣不常也．其補寫之味奈何．岐伯曰。上下所主。隨其攸利。正其味。則其要也。左右同法。大要曰。少陽之主。先甘後鹹。陽明之主。先辛後酸。太陽之主。先鹹後苦。厥陰之主。先酸後辛。少陰之主。先甘後鹹。太陰之主。先苦後甘。佐以所利。資以所生。是謂得氣。一歲之中．司天在泉．上下所主．自有常氣．當隨其所利而

正其味，則其補寫之大要也。上下止二氣，合上下之左右而六氣周，故曰左右同法。六氣補寫正味，上文言之詳矣。上文云：火位之主，其寫以甘，其補以鹹，故少陽主治之味，大要先甘後鹹。金位之主，其寫以辛，其補以酸，故陽明主治之味，大要先辛後酸。水位之主，其寫以鹹，其補以苦，故太陽主治之味，大要先鹹後苦。木位之主，其寫以酸，其補以辛，故厥陰主治之味，大要先酸後辛。少陰之主，與少陽同。土位之主，其寫以苦，其補以甘，故太陰主治之味，大要先苦後甘。六氣補寫之正味如此，尤必佐以所利，資以所生，是謂得氣。

帝曰：善。夫百病之生也，皆生於風寒暑溼燥火，以之化之變也。經言盛者寫之，虛者補之，余錫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余欲令要道必行，桴鼓相應，猶拔刺雪汙，工巧神聖，可得聞乎。汙，污同。○百病之生，不越

風寒暑溼燥火六氣之變化補寫施治未能十全必治之十全而要道可行桴鼓相應猶刺雖久而可拔汚雖久而可雪工巧孫於神聖不同方士帝故問之

岐伯曰審察病機無失氣宜此之謂也

一歲六氣各有所宜變化為病各有其機故當審察病機無失氣宜此即神聖之謂也

帝曰願聞病機何如

病機無窮審察不易故願聞之

岐伯曰諸風掉眩皆屬於肝諸寒收引皆屬於腎諸氣𣑭鬱皆屬於肺諸溼腫病皆屬於脾諸熱瞀瘛皆屬於心

心舊本訛火今改○有病無形之氣而內屬於形藏者有病有形之體而內屬於氣化者皆病機也如諸風而頭目掉眩病皆屬於肝風氣通於肝也諸寒而經脈收引病皆屬於腎寒氣通於腎也諸氣而胸膈𣑭鬱病皆屬於肺諸氣通於肺也諸溼而身體腫滿病皆屬於脾溼氣通於脾也諸熱而目瞀瘛瘲病皆屬於

心熱氣通於心也。此病無形之六氣，而內屬於有形之形藏也。諸痛痒瘡，皆屬於火。

諸厥固泄，皆屬於下。諸痿喘嘔，皆屬於上。火舊本訛心，今改。〇諸痛痒瘡，皆屬手少陽三焦之火。諸寒厥而固泄，皆屬於下，下，下焦也。諸痿痺而喘嘔，皆屬於上，上，上焦也。是三焦火熱之氣有餘，則諸瘡痛痒而病於外；三焦火熱之氣不足，則諸厥固泄、諸痿喘嘔而病於內。以明三焦之氣，遊行於上下，出入於內外也。

諸禁鼓慄，如喪神守，皆屬於火。禁作噤，喪去聲。〇諸口噤無言而身鼓慄，如喪神明，失其內守，乃手少陰心經之病。心者火也，故皆屬於火。

諸痙項強，皆屬於濕。痙，手足搐搦也。諸痙急而項背強，乃足太陽膀胱之病。膀胱者，水藏之府，故皆屬於濕。

諸逆衝上，皆屬於火。諸氣逆而衝於胸膈之上，乃手厥陰心包之病。心包者火也，故皆屬於火。

諸脹腹大，皆屬於熱。諸脹滿而腹大，

乃足太陰脾經之病，熱濕相蒸，脾土受病，故皆屬於熱。

諸躁狂越，皆屬於火。

諸躁擾不寧，狂煩越度，乃足陽明胃經之病。陽明者，燥熱之氣也，故皆屬於火。

諸暴強直，皆屬於風。

諸一時卒暴，筋強而直，屈伸不能，乃足厥陰肝經之病。厥陰主風，故皆屬於風。

諸病有聲，鼓之如鼓，皆屬於熱。

諸病而鼻息有聲，氣上行而鼓動之，如鼓聲者然，乃手太陰肺經之病。肺主氣，氣為陽，故皆屬於熱。

諸病胕腫，疼酸驚駭，皆屬於火。

酸同痠。○胕腫，肉腫也。肉腫則疼痠，氣機不順則驚駭，乃手陽明大腸之病。陽明者，燥熱之氣也，故皆屬於火。

諸轉反戾，水液渾濁，皆屬於熱。

戾，了戾也。諸轉反戾，則溲便不利，溲便不利則水液渾濁，乃手太陽小腸之病。太陽者，陽熱之氣也，故皆屬於熱。

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於寒。

水液澄澈清冷，則下焦虛寒，乃足少陰腎經之病。腎主水寒，故皆屬

於寒。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熱。嘔吐酸水，暴注下迫，乃屬足少陽之病。少陽者，火也，故皆屬於熱。此病有形之形藏，而內屬於無形之六氣也。故大要曰：謹守病機，各司其屬，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之，必先五勝，疏其血氣，令其調達，而致和平，此之謂也。承上文而總結之，以明審察之法也。上文諸病，有屬於肝心脾肺腎者，有屬於風火熱溼寒者，故大要曰：謹守病機，各司其屬。有屬形藏之有形者，當求之而得其真；有屬氣化之無形者，亦當求之而得其真。有餘而盛者，不得其平，故當責之；不及而虛者，不得其平，亦當責之。必先知五行之勝，若勝則當疏其血氣，令其條達，而致和平，即此有無求之、盛虛責之之謂也。帝曰：善。五味陰陽之用何如？疏其血氣，令其條達，必有五味陰陽之用，故相繼而問之。岐伯曰：辛甘

發散爲陽。酸苦涌泄爲陰。鹹味涌泄爲陰。淡味滲泄爲陽。六者。或收或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耎或堅。以所利而行之。調其氣使其平也。

五味陰陽之用。彼此相濟以成。如辛主發散。從內而外。必濟以甘。故辛甘之味。爲能發散而屬乎陽。苦主涌泄。從中上涌。從中下泄。必濟以酸。故酸苦之味。爲能涌泄而屬於陰。鹹味潤下。主能下泄。能下泄。即能上涌。故鹹味涌泄爲陰。五味之外。復有淡味。淡主漬滲。能漬滲。即能行泄。故淡味滲泄爲陽。此辛甘酸苦鹹淡六者。氣味雖殊。功用相濟。或收或散者。收而能散。散而能收也。或緩或急者。緩而能急。急而能緩也。或燥或潤者。燥而能潤。潤而能燥也。或耎或堅者。耎而能堅。堅而能耎也。此五味陰陽相濟。以爲功也。各以所利而行之。疏其血氣也。調其氣。令其調達也。疏其血氣。令其條達而致和平。故曰使其平也。

帝曰。非調氣而得者。

治之奈何。有毒無毒。何先何後。願聞其道。承調氣使平之言而復問也・謂非調氣而得・則當以藥治之・藥之有毒無毒・調治何先何後・必有其道・故願聞之・岐伯曰。有毒無毒。所治爲主。適大小爲制也。治病各有其主藥之有毒無毒・以所治之病爲主・更適方之大小以爲制・此其道也・帝曰。請言其制。請言大小之制・

岐伯曰。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二佐九。制之大也。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堅者削之。客者除之。勞者溫之。結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緩之。散者收之。損者益之。逸者行之。驚者平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

之切之。開之發之。適事爲故。制方之道。君一臣二。無庸佐使。制劑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劑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劑之大也。制小制中制大。大要病寒者熱治之。病熱者寒治之。病微者逆治之。病甚者從治之。病堅者消削之。邪客者除去之。勞虛者溫以治之。結聚者散以治之。留著者攻以治之。燥熱者濡以治之。急疾者緩以治之。耗散者收以治之。損傷者益以治之。逸置者行之。驚駭者平之。或舉而上之。或推而下之。或膏以摩之。或湯以浴之。或緩治以薄之。或急治以切之。或開導之。或發散之。凡此皆各適其事之所宜。爲復其故。帝曰。何謂逆從。微者逆之。甚者從之。何謂

岐伯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從少從多。觀其事也。逆者以寒治熱。以熱治寒。是爲正治。從者以熱治熱。以寒治寒。是爲反治。制方小大。從少從多。則觀其事之所宜也。帝曰。反治何謂。正治者治之正。反治者治之反。故問反治何謂。岐伯曰。熱

因寒用。寒因熱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可使破積。可使潰堅。可使氣和。可使必已。反治之道、必以熱治熱、服藥宜涼、是熱因寒用也、以寒治寒、服藥宜溫、是寒因熱用也、補藥治中滿、是塞因塞用也、攻藥治下利、是通因通用也、此寒熱通塞之治、後必伏其所主之病、而先其所因以投之、熱治熱、寒治寒、塞用塞、通用通、是其始則同、熱者寒、寒者熱、塞者通、通者塞、是其終則異、寒塞因塞用、則正氣自強、故可使破積、可使潰堅、通因通用、則邪不能容、故可使氣和、可使必已、此反治之道也、

帝曰。善。氣調而得者何如。上文論反治、帝欲詳明正治、故問氣調而得、何如、

岐伯曰。逆之從之。逆而從之。從而逆之。疏氣令調。則其道也。氣調而得、正治之法也、上文云、逆者正治、故逆之乃所以

從之。逆治而從之。若從治而反為逆之矣。逆治之道。即上文疏其血氣。令其條達之義。故曰疏氣令調。則其道也。

帝曰。善。病之中外何如。中。猶內也。病有從內而外者。有從外而內者。故復問病之中外。以悉其機。

岐伯曰。從內之外者。調其內。從外之內者。治其外。從內之外而盛於外者。先調其內。而後治其外。從外之內而盛於內者。先治其外。而後調其內。中外不相及。則治主病。治病必求於本。故從內之外者。當調其內。從外之內者。當治其外。從內之外而盛於外者。亦先調其內。而後治其外。從外之內而盛於內者。亦先治其外。而後調其內。內病干藏府。故曰調。外病干肌腠。故曰治。內病在內。外病在外。中外不相及。則但治其主病。

帝曰。善。火熱復惡寒發熱。有如瘧狀。或一日發。或間數日

發。其故何也。承上文內外之病。而問寒熱似瘧。或一日發。或間數日發。其在中在外何如。

岐伯曰。勝復之氣。會遇之時。有多少也。陰氣多而陽氣少。則其發日遠。陽氣多而陰氣少。則其發日近。此勝復相薄。盛衰之節。瘧亦同法。火熱而復惡寒。惡寒而復發熱。此爲勝復之氣。或一日發。或數日發。此爲會遇之時。寒熱有盛衰。發日有遠近。此勝復之氣。會遇之時。而有多少也。間數日發者。病氣在陰。陰氣多而陽氣少。則其發間數日而遠。一日發者。病氣在陽。陽氣多而陰氣少。則其發一日而近。此即勝復之氣相薄。而有盛衰之節也。雖寒熱有如瘧狀。究之瘧亦同法。

帝曰。論言治寒以熱。治熱以寒。而方士不能廢繩墨而更其道也。有病熱者。寒之而熱。有病寒者。熱之而寒。二者

皆在。新病復起。奈何治。此復舉寒熱而探其治也士文岐伯云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故問論言治寒以熱治熱以寒而方士不能廢繩墨而更其道然寒熱相兼有病熱者先寒之而熱有病寒者先熱之而寒寒之熱之二者皆在寒之而熱熱之而寒則新病復起何如以治岐伯曰。諸寒之而熱者。取之陰。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諸寒之而熱者以寒為本故取之陰當以熱藥治之諸熱之而寒者以熱為本故取之陽當以寒藥治之夫寒之而熱治之以熱熱之而寒治之以寒所謂求其屬以治之也帝曰。善。服寒而反熱。服熱而反寒。其故何也。承上文之意而復問也服寒治熱而反熱服熱治寒而反寒新病復起其故何也岐伯曰。治其王氣。是以反也。王去聲下同○春溫夏熱秋清冬寒四時之王氣也王氣當順之若以寒治熱以熱治寒治其王氣是以

反熱反寒也。帝曰。不治王而然者何也。有不治王氣而反熱反寒者何。岐伯曰。悉乎哉問也。不治。五味屬也。夫五味入胃。各歸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夭之由也。故舊本誤攻今改○不治王氣而五味之屬有以治之也。夫五味入胃。從胃而各歸其所喜。故酸味先入肝。苦味先入心。甘味先入脾。辛味先入肺。鹹味先入腎。味久而增其藏氣。乃物化之常也。藏氣增而日久。則此勝彼衰。乃夭之由也。所以反熱反寒。而病不愈也。帝曰。善。方制君臣。何謂也。五味不可偏勝。故方制君臣。帝相因而問之。岐伯曰。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非上中下三品之謂也。○使去聲○主病

之藥。多其分兩。謂之君。佐君之藥。少其分兩。謂之臣。應臣之藥。分兩更少。謂之使。非神農所取上中下三品之謂也。

帝曰。三品何謂。神農三品何謂。

岐伯曰。所以明善惡之殊貫也。惡如字。○神農本經三百六十五種。以應周天之數。上品一百二十五種為君。中品一百二十種為臣。下品一百二十種為佐使。上品無毒。主養命延年。益氣輕身。中品或有毒或無毒。主流通經脈。祛邪治病。下品有毒。或大毒。主破堅積。除痼疾。三者之中。氣味善惡。補瀉雖殊。理復通貫。所以明善惡之殊貫也。

帝曰。善。病之中外何如。以三品之藥。治中外之病。何如。

岐伯曰。調氣之方。必別陰陽。定其中外。各守其鄉。內者內治。外者外治。微者調之。其次平之。盛者奪之。汗之下之。寒熱溫涼。衰之以屬。隨其攸利。謹道如法。萬舉萬全。

氣血正平。長有天命。別音遍○以藥治病，乃調氣之方，故必別其在陰在陽，定其在中在外，各守其所在之鄉，而內者治內，外者治外，正氣微者調補之，其次平定之，邪氣盛者辟奪之，或汗之，或下之，或寒熱溫涼衰之以屬，逆治從治，各隨其所利而行之，謹道如法，萬舉萬全，使氣血中正和平，而長有其天命矣。

帝曰善。詳明天道，合於人身，反覆言之，誠爲至眞要論，帝故善之，不復問也。

卷八終

總校章炳森校

黃帝內經素問卷之九

錢塘高世栻士宗註解

○著至教論第七十五篇

下凡七篇，皆黃帝語於雷公。著至教者，雷公請帝著為至教，開示諸臣，傳於後世也。黃帝繼神農而立極，故曰上通神農。黃帝上通神農，神農上通伏羲，故曰擬於二皇。蓋伏羲知天，神農知地，黃帝知人，三才之道，一脈相傳，故曰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且以知天下，何難別陰陽，應四時，合之五行。帝從雷公之請，著為至教，備言三陽如天，陰陽偏害之理，公未悉知，誠切研求，是以此下復有示從容，疏五過，徵四失，陰陽類，方盛衰，解精微，開示雷公，皆至教也。

○黃帝坐明堂，召雷公而問之曰：子知醫之道乎。黃帝

素問九卷計八十一篇上凡七十四篇皆訪諸岐伯闡明醫道此下七篇則名雷公而證明其道也雷

公對曰誦而頗能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羣僚不足至侯王別音逼下俱同○誦而能解知其義矣由解而別別而明明而彰可以互爲闡明今也未能但足以治羣僚之平等爲之講論不足以至侯王之尊貴爲之彰明也願得受樹天之度四時陰陽合之別星辰與日月光以彰經術後世益明上通神農著至教擬於二皇上古樹八尺之臬參日影之斜正長短以定四時故願得受樹天之度以定四時之陰陽創以四時陰陽合之星辰日月分別明辨以彰璣衡之經術使後世益明四時陰陽日月星辰之理此上天之道自古爲然故曰上通神農願得著爲至教不但上通神農且擬於二皇二皇伏羲神農也此伏羲

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一脈相傳。言大道也。帝曰。善。無失之。此皆陰陽表裏上下。雌雄相輸應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以教衆庶。亦不疑殆。醫道論篇。可傳後世。可以爲寶。帝善其請著爲至教。因以名篇。故曰無失之。雌雄者。陰陽之謂也。陽在表。陰在裏。陽在上。陰在下。此皆陰陽表裏上下。猶之雌雄之相爲輸應也。而陰陽之道。可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天文地理人事。其道相通。故可以長久。以此三才相合之道。教於衆庶。亦不疑殆。故著醫道之論以成篇。可傳後世。可以爲寶。當守之而弗失也。

雷公曰。請受道。諷誦用解。請受天文地理人事之道。口諷誦而心用解。終身弗失。

帝曰。子不聞陰陽傳乎。傳。去聲。○陰陽傳。上古書也。著之篇什。豈不曰聞乎。知陰陽傳。則知天文地理人事之道矣。

不知。公欲受教於帝故曰不知曰。夫三陽天爲業。上下無常。合而病至。偏害陰陽。陰陽之道由陰而至於陽從一而至於三三陽者太陽也太陽爲陽之極極則無以加故夫三陽以天爲業業功業也三陽功業如天也天氣在上時行乎下故上下無常上下之氣合而病至則偏害陰陽謂獨陽無陰不得其平陰陽獨害也雷公曰。三陽莫當。請聞其解。偏害陰陽則三陽之氣莫可以當故曰三陽莫當請聞其解帝曰。三陽獨至者是三陽并至。并至如風雨。上爲巔疾。下爲漏病。外無期。內無正。不中經紀。診無上下以書別。中去聲○諸陽之氣歸於三陽故三陽爲病而三陽獨至者是三陽合諸陽之氣而并至也并至如風雨之莫當故并於上則爲巔疾而陽亢無陰并於下則爲漏病而陰盛無陽不但上下莫當其內外亦莫可當并於外則外

無期。譬於墮溺。不可爲期。并於內。則內無正。神轉不
回。回則不轉。乃失其正。內無期。外無正。則不中經脈
之紀。上巔疾。下漏病。則診無上下。書。猶誌也。
別。不同也。所以誌別。而不同於尋常之病也。雷公曰

臣治疎愈。說意而已。說作悅○治。理也。疎。遠也。謂理
治其言。疎遠愈甚。不過悅其大
意而已。公爲此言。欲帝
彰明較著以爲至教也。帝曰。三陽者。至陽也。積并則
爲驚。病起疾風。至如礔礰。九竅皆塞。陽氣滂溢。乾嗌
喉塞。并於陰。則上下無常。薄爲腸澼。陽至於三。極無
以加。故三陽者。
至陽也。諸陽之氣。歸於三陽。故積并則爲驚。其病之
起。有如疾風。其病之至。一如礔礰。疾風礔礰。則九竅
皆塞。陽氣滂溢。九竅皆塞。而病於上。其嗌則乾。其喉
則塞。陽氣滂溢。而病於下。則陽并於陰。陽在上。并於
陰。則上下無常。
而薄爲腸澼。此謂三陽直心。坐不得起臥者。便身

全三陽之病。且以知天下。何以別陰陽。應四時。合之五行。三陽之氣。如天。心為君主。如日。此三陽積并為病。謂之三陽直心。三陽直心。亢害已極。故坐不得起臥。不得起臥者。不能開闔也。不能開闔。便身全三陽之病。蓋太陽主開。陽明主闔。少陽主樞。而司開闔。是知直心之三陽。太陽也。不得起臥之三陽。太陽陽明少陽也。天下之大。陽氣主之。知直心之三陽。開闔樞之三陽。且以知天下。何難以別陰陽。應四時。而合之五行。帝盖此言。著至教也。雷公曰。陽言不別。陰言不理。請起受解。以為至道。至教之傳。非語言文字可盡。故言此以深求之。陽猶明也。陰猶隱也。明言之。不能如黑白之別。隱言之。不能如經綸之理。其中更有精微。請起受解。以為至道焉。帝曰。子若受傳。不知合至道以惑師教。語子至道之要。病傷五藏。筋骨以消。子言不明不

別是世主學盡矣。語去聲○帝之著教言淺旨深皆至道也。故曰子若受傳不知以余言而合至道心有所疑以惑師教此外欲更語子至道之要必至病傷五藏而筋骨以消身且不保何以受教公云陽言不別陰言不理故曰子言不明不別是斯世主教之學盡矣何以傳為謂至教已著無庸復言也。

腎且絕。惋惋日暮。從容不出。人事不殷。從音聰餘篇從容俱同○史臣記雷公釋心帝教而深思弗釋也公聞帝教既竭心思求之不得中心如焚一似腎且絕而不上濟其心者惋惋驚歎貌驚歎至教之深至於日暮猶居明堂從容不出一切人事不殷殷猶勤也此雷公釋心至教而誠切研求也。

○示從容論第七十六篇

聖人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類從容中道帝以此理示諸雷公故曰示從容

○黃帝燕坐。召雷公而問之曰。汝受術誦書者。若能覽觀雜學。及於比類。通合道理。爲余言子所長。五藏六府。膽胃大小腸。脾胞膀胱。腦髓涕唾。哭泣悲哀。水所從行。此皆人之所生。治之過失。子務明之。可以十全。即不能知。爲世所怨。上爲去聲

○上篇雷公曰請受道。諷誦用解。故帝燕坐召雷公而問。謂汝受術誦書者。若能於誦書之外。覽觀雜學。觸類引伸。而及於比類。貫通會悟。而通合道理。能如是。爲余言子所長。凡五藏六府。膽胃大小腸脾胞膀胱。六府秉氣於坤土。故言六府而及於脾腎。主腦髓。肺主涕唾。肝主哭泣。心主悲哀。腦髓涕唾哭泣悲哀。而合於脾。是爲五藏。五藏主藏精者也。故曰水所從行。此五藏六府。皆人之所以生。治不合道則治之過失。務明其道。可以十全。即不能知。爲世所怨。是

受術誦書尤貴比類而通合也

雷公曰臣請誦脈經上下篇甚衆多矣別異比類猶未能以十全又安足以明之

別音逼下同○脈經節靈樞經誦脈經上下篇其言甚衆多矣異者別之類者比之別異比類猶未能以十全又安足以明之明言不知欲帝言之

帝曰子別試通五藏之過六府之所不和鍼石之敗毒藥所宜湯液滋味具言其狀悉言以對請問不知

既誦脈經當於脈經辨別而試通之脈經具言五藏之過六府之所不和鍼石之敗亂及治以毒藥之所宜治以湯液之滋味皆必辨別試通具言其狀悉言以對其中或有不知然後請問不知可也

雷公曰肝虛腎虛脾虛皆令人體重煩寃當投毒藥刺灸砭石湯液或已或不已願聞其解

此承帝言

而復問也。肝虛腎虛脾虛。乃五藏之過。皆令人體重煩冤。乃六府之不和。毒藥所宜。則當投毒藥。針石之敗。湯液滋味。則有刺灸砭石湯液之治。舉帝言而復問如是以治。或已或不已。願聞其解。帝曰。公何年之長而問之少。余眞問以自謬也。吾問子窈冥。子言上下篇以對。何也。夫脾虛浮似肺。腎小浮似脾。肝急沈散似腎。此皆工之所時亂也。然從容得之。若夫三藏土木水參居。此童子之所知。問之何也。長上聲少去聲下年長少同。○帝問公。公復問帝。故曰公何年之長而問之少。問而無答。余眞問以自謬也。吾問子雜學比類。通合道理。可以十全者。乃問子窈冥之道。子言誦脈經上下篇以對。則何也。繼問五藏之過。六府之所不和。子則言肝虛腎虛脾虛。夫脾藏之脈。虛而浮。則似肺病。腎藏之脈。小而浮。則似脾病。肝藏之

脈急而沈散則似腎病此皆工之所時亂而治之過失也然比類相似必別其眞欲別其眞從容得之皆夫肝腎脾三藏之虛皆令人體重煩寃是脾土肝木腎水三陰參居此童子之所知于問之何也雷

公曰於此有人頭痛筋攣骨重怯然少氣噦噫腹滿時驚不嗜臥此何藏之發也脈浮而弦切之石堅不知其解復問所以三藏者以知其比類也頭痛筋攣肝病也骨重怯然少氣腎病也噦噫腹滿脾病也時驚不嗜臥胃病也於此有人諸病齊作此何藏之發也浮開脈也弦樞脈也石堅闔脈也於此有人脈浮而弦切之石堅如是之脈不知其解初承帝問復問肝虛腎虛脾虛所以問此三藏者正以欲知其比類也

帝曰夫從容之謂也比類者同類相比辨別其眞必從容而得之故曰夫從容之謂也夫年長則求之於府年少

則求之於經。年壯。則求之於藏。今子所言。皆失八風菀熱。五藏消爍。傳邪相受。夫浮而弦者。是腎不足也。沈而石者。是腎氣內著也。怯然少氣者。是水道不行。形氣消索也。欬嗽煩寃者。是腎氣之逆也。一人之氣。病在一藏也。若言三藏俱行。不在法也。長。猶老也。年老。則藏衰。於此有病則求之於府。而從容比類可也。少。猶幼也。年幼則府藏未充。於此有病則求之於經。而從容比類可也。年壯。則經脈有餘。府藏皆盛。於此有病。則求之於藏。而從容比類可也。八風。四方四隅之風也。八風合於五行。通於五藏。八風菀熱。則五藏消爍。傳邪病。而相受於人身。今子所言何藏之發。但求其藏。皆失其八風菀熱。致五藏消爍。及傳邪相受之理。凡病在藏。論其脈證。當約歸一藏。不可多求。子言脈浮而

弦切之石堅。夫浮而弦者。是腎氣之不足也。沉而石者。是腎氣之內著也。子言怯然少氣者。是腎之水道不行。而形氣消索也。若怯然少氣。不能上交於心肺。肺欬嗽而心煩冤者。亦是腎氣之下逆也。凡生陽之氣。起於腎藏。故一人之氣。病在一藏也。若雷公曰。於言三藏俱行。而此類之。不在從容之法也。

此有人。四支解墮。喘欬血泄。而愚診之。以爲傷肺。切脈浮大而緊。愚不敢治。粗工用砭石。病愈。多出血。血止身輕。此何物也。承病在一藏之義而復問也。四肢解墮。脾病也。喘欬。肺病也。血泄。肝病也。診之而以爲傷肺。亦以一人之氣。病在一藏也。切脈浮大。傷肺無疑。浮大而緊。則陰陽內亂。故不敢治。粗工不知經脈。妄治出血而愈。此何故也。帝曰。子所能治。知亦衆多。與此病失矣。譬以鴻飛。亦沖於天。夫聖人之治病。循法

守度。援物比類。化之冥冥。循上及下。何必守經。治病固有經常之道。而神化無方。不必守經也。子所能治之病。亦衆且多。要知與此病不相合而相失矣。粗工妄治而愈。是千慮一得。譬以鴻飛。亦冲於天。若夫聖人之治病。必循法守度。更援物比類。然其中神化之冥冥。循上可以及下。不拘常度。又何必守經。而不知權變耶。今夫脈浮大虛者。是脾氣之外絶。去胃。外歸陽明也。夫二火不勝三水。是以脈亂而無常也。四支懈惰。此脾精之不行也。喘欬者。是水氣并陽明也。血泄者。脈急。血無所行也。若夫以爲傷肺者。由失以狂也。不引比類。是知不明也。夫傷肺者。脾氣不守。胃氣不清。經氣不爲使。眞藏壞決。經

脈旁絶。五藏漏泄。不衄則嘔。此二者。不相類也。譬如天之無形。地之無里。白與黑相去遠矣。是失吾過矣。以子知之。故不告子。明引比類從容。是以名曰診輕。是謂至道也。

使去聲○脈浮大。爲虛。脈緊。爲亂而無常。子言脈浮大而緊。故不敢治。今夫脈浮大而虛者。是太陰脾氣之外絶。太陰主開。內合胃土。今脈浮大。不合於胃。是去胃土之有形。而外歸陽明之熱氣也。陽明爲二陽。猶二火也。太陰爲三陰。三陰猶三水也。脾氣外歸陽明。是二火不勝三水。是以脈浮大而緊。緊則亂而無常也。子言四肢懈墮。喘欬血泄。診之以爲傷肺。夫四肢懈墮者。此脾精之不行於四肢也。喘欬者。是膀胱之水氣上并於陽明土。虛水汎而喘欬也。血泄者。心包主脈。脈急則血無所行而下泄也。凡此皆非肺病。若夫以爲傷肺者。由於審證未確。怱畧從事。失以狂也。失以狂則不能引

伸比類，是知子之不明也。夫傷肺者，上不生金，必脾氣不守。脾氣不守，則胃氣不清矣。傷肺者，氣不榮經，必經氣不爲使。經氣不使，則眞藏壞決矣。經氣不使，必至經脈旁絕。脾氣不守，必至五藏漏泄。經脈旁絕，五藏漏泄，其病不衄則嘔。由此言之，則絕脾傷肺，二者不相類也。不相類而妄類之，譬如天之無形，而求以形；地之無里，而求以里。無形求形，無里求里，不相類而妄類之，是白與黑相去遠矣。相去既遠，非子之過，是失吾過矣。以子知化之冥冥，循上及下之道，故不告子。明乎引伸比類從容，則神化無方，不拘拘於診。是以名曰診輕，猶言從容中道，至於神化，則診可輕。必如是，始謂從容之至道也。

疏五過論第七十七篇

疏，陳也。醫工診脈治病，其過有五：未診不問，診而不知其過，一也；不知補寫病情，其過二也；不知比類奇恆，其過三也；不知診有三常，其過四也；不知終始，不問所發，其過五也。此皆受術不通，人事不

明。不知天地陰陽。四時經紀。藏府雌雄表裏。八正
九候之道。是以五過不免。帝名雷公而語之曰。事
有五過四德。汝知之乎。故此篇疏五過。
一下篇懲四失。益知之為德。不知為失也。
○黃帝曰。嗚呼遠哉。閔閔乎若視深淵。若迎浮雲。視
深淵。尚可測。迎浮雲。莫知其際。聖人之術。為萬民式。
論裁志意。必有法則。循經守數。按循醫事。為萬民副。
故事有五過四德。汝知之乎。閔閔。憂之至也。帝歎道之遠大幽深。而聖人之
術。循經守數。事有五過四德。醫工不可不知。故語雷公以發明之。雷公避席再拜曰。
臣年幼小。蒙愚以惑。不聞五過與四德。比類形名。虛
引其經。心無所對。五過四德。公未之聞。若比類形名。虛引其經。而心實無所對。心無所

對。言不知也。

帝曰：凡未診病者，必問嘗貴後賤，雖不中邪，病從內生，名曰脫營。嘗富後貧，名曰失精。五氣留連，病有所并。醫工診之，不在藏府，不變軀形，診之而疑，不知病名。身體日減，氣虛無精，病深無氣，灑灑然時驚。病深者，以其外耗於衛，內奪於榮。良工所失，不知病情。此亦治之一過也。

中，去聲，下同。營音榮，義通。○在，察也。變，通也。此言醫工未診不問，診而不知治之過也。大凡未診病者，當知其貴賤貧富，必問嘗貴後賤。嘗貴後賤，志意內傷，雖不中邪，病從內生，名曰脫營，營猶榮也。又必問嘗富後貧。嘗富後貧，則肥甘不足，名曰失精。五藏之氣，本於陰精，今失精，則五藏之氣留連不及。五氣留連，則病有所并。醫工診之，但診不問，故不察藏府，不通軀形

診之而疑。不知病名。嘗富後貧。名曰失精者。至此。則身體日減。而氣虛無精矣。五氣留連。病有所并者。至此則病深無氣。但灑灑然而時驚矣。此嘗富後貧。工失其診。而有如是之病也。病從內生。不得其治。則病深。病深者。以其外耗於衛。內奪於榮。病生於內。名曰脫榮者。至此則并榮衛而耗奪矣。此嘗貴後賤。工失其診。而有如是之病也。此醫工未診不問。診而不知。亦治之一過也。凡欲診病者。必問

飲食居處。暴樂暴苦。始樂後苦。皆傷精氣。精氣竭絕。形體毀沮。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脈去形。愚醫治之。不知補寫。不知病情。精華日脫。邪氣乃并。此治之二過也。

沮音咀。義通○此言愚醫不知補寫病情。治之過也。大凡欲診病者。必問人之飲食居處。或暴樂暴苦。或始樂後苦。凡暴樂暴苦。始樂後苦。皆內傷精氣。精氣竭絕。則形體毀沮。毀

沮猶死亡也凡人卒暴而怒則傷陰卒暴而喜則傷陽眞氣有傷則厥氣上行厥氣上行滿於經脈則神絕而去形去形亦死亡也形體毀沮滿脈去形皆由治之不早乃愚醫治之不知補寫不知病情致使精華日脫而邪氣乃并此愚醫不知補寫病情治之二過也

善爲脈者必以比類奇恆從容知之爲工而不知道此診之不足貴此治之三過也此言醫工不知比類奇恆治之過也凡善爲脈者貴知常變必以比類奇恆奇異也恒常也異於恆常之病必比類相參從容知之爲工而不知比類奇恆之道此雖診之不足爲貴此醫工不知比類奇恆治之三過也

診有三常必問貴賤封君敗傷及欲侯王故貴脫勢雖不中邪精神內傷身必敗亡始富後貧雖不傷邪皮焦筋屈痿躄爲攣醫不能嚴不能動

神外為柔弱亂至失常病不能移則醫事不行此治之四過也此言不知診有三常治之過也醫工診治常理有三其一必問其貴賤始封君而既敗傷先貴後賤也及欲侯王已貴而益求其貴不可得也故猶昔貴也故貴脫勢謂昔者貴身今則脫勢也如是之人雖不中邪而精神內傷若身有病身必敗亡其一必問其貧富始富後貧失其肥甘雖不傷邪其身有病必至皮焦筋屈而痿躄為攣其一醫必嚴厲整飭移易其病若醫之心志不能嚴厲內不能鼓動其神明外為柔弱而不振禍亂已至失其常度醫工診治病不能移則醫事不行此不知三常之診治之四過也

凡診者必知終始有知餘緒切脈問名當合男女離絕菀結憂恐喜怒五藏空虛血氣離守工不能知何術之語嘗富大傷斬筋絕脈身體復行令澤不

息。故傷敗結。留薄歸陽。膿積寒炅。粗工治之。亟刺陰陽。身體解散。四支轉筋。死日有期。醫不能明。不問所發。惟言死日。亦為粗工。此治之五過也。此言醫工不知終始不問所發治之過也凡診脈者必知經脈之終始如肺脈終於手次指大陽之脈即始於手次指十二經脈終始相繼者是也知終始更有以知其餘緒餘緒者經脈虛實之病也知終始知餘緒然後切脈審問而名其病切脈問名當合男女而並論之男女者陰陽血氣也應象大論云陰陽者血氣之男女此其義也或陰陽血氣之離絕或陰陽血氣之鬱結以及憂恐喜怒而五藏空虛以致血氣離守工不能知則不能切脈問名又何術之足語如人嘗富一旦失之則大傷其神魂是以肝主之筋心主之脈有者斬絕也脾藏未傷故身體復行肺胃無病故令澤不息澤不息者水氣上通於天而運行不息也斬筋絕脈則陰血故

傷而敗結始傷陰血後傷陽氣則留薄歸陽陰陽[illegible]氣皆傷則膿積而寒熱並陳灵猶熱也粗工治之但取刺其陰陽始之身體復行者至此則身體解散矣始之令澤不息者至此則四支轉筋而水津不布矣病至於是則死死日有期醫不能明不問經脈之所發而惟言死日之病亦為粗工此不知終始不問所發治之過也

五凡此五者皆受術不通人事不明也故曰聖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陰陽四時經紀五藏六府雌雄表裏刺灸砭石毒藥所主從容人事以明經道貴賤貧富各異品理問年少長勇怯之理審於部分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診必副矣治病之道氣內為寶循求其理求之不得過在表裏守數據治無失俞理能

行此術。終身不殆。不知俞理。五藏菀熱。癰發六府。診病不審。是謂失常。謹守此治。與經相明。上經下經。揆度陰陽。奇恆五中。決以明堂。審於終始。可以橫行。分去聲。內度皆入聲○總結上文而言。凡此五過者。皆由受術不通。人事不明之所致也。故曰聖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陰陽。四時經紀。而合於人之五藏六府。雌雄表裏。然後施以刺灸砭石。以及毒藥所主。能從容於人事。以明經脈之道。凡貴賤貧富。各異其治。而品理之。問年少長。及人勇怯之理。審於三陰三陽之部。分而知病之本始。更明天地之八正三才之九候。天人合一。診必副矣。此聖人之治為然也。凡治病之道。必以氣內為實。氣之內也。必循求其理。理即俞理也。若求之不得。則雌雄表裏不明。故過在表裏。必守三陰三陽之數。據經脈之道。以施治。始能無失俞理。若人能行此術。則終身不殆。苟不知俞理之道

病在五藏。則五藏菀熱。病在六府。則癰發六府。診病而不審表裏俞理之部。是謂失常。若能謹守此理以爲治。自能與經相明。則靈樞之上經下經。凡揆度陰陽。以及奇恆之異。五中之常。皆可決以面王之明堂。而審於經脈之終始。能如是也。受術通而人事明。可以橫行。又何五過之有哉。

○徵四失論第七十八篇 徵作懲

上篇帝云。事有五過四德。汝知之乎。公曰。不聞五過與四德。故上篇疏五過。此篇懲四失。蓋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今不知四德。是爲四失。四失之懲。所當謹也。

○黃帝在明堂。雷公侍坐。黃帝曰。夫子所通書受事。衆多矣。試言得失之意。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夫音扶 ○雷公不聞五過與四德。帝故曰。夫子所通之書。所受之事。衆多矣。今猶有未聞。試自言得失之意。所以得之。所

以失之者何在。雷公對曰。循經受業。皆言十全。其時有過失者。願聞其事解也。公不明四德是爲四失故言通書受事乃循經受業也循經受業皆言十全其中復有未聞而時有過失者願請聞其事而解之也帝曰。子年少。智未及耶。將言以雜合耶。夫經脈十二。絡脈三百六十五。此皆人之所明知。工之所循用也。所以不十全者。精神不專。志意不理。外內相失。故時疑殆。示從容論云公何年之長而問之少今曰子年少猶言子豈年少而智未及耶抑所得所失子將言之得失並陳以異雜合而難言耶夫人身經脈十二絡脈三百六十五此皆人之所明知工之所循用也所以不能十全者精神不專志意不治理不能內得於心外應於手外內相失故時疑殆而未明而將語以四失此先爲懲戒之診不

知陰陽逆從之理。此治之一失也。謂舉四失而明言之。診有陰陽逆從之理。醫不知之。治之一失也。受師不卒。妄作雜術。謬言爲道。更名自功。妄用砭石。後遺身咎。此治之二失也。更平聲○師傳者道。自能者術。妄術爲道。必遺身咎。治之二失也。不適貧富貴賤之居。士之薄厚。形之寒溫。不適飲食之宜。不別人之勇怯。不知比類。足以自亂。不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也。士舊本訛坐今改別音遍○貧與富。貴與賤。薄與厚。寒與溫。勇與怯。皆診有比類之道。醫不知此。自亂不明。治之三失也。病不問其始。憂患飲食之失節。起居之過度。或傷於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爲粗所

窮此治之四失也。卒音促中去聲下中同○凡飲食起居憂患所傷當未診先問不先言此而卒持寸口妄言病名治之四失也是以世人之語者馳千里之外。不明尺寸之論診無人事治數之道從容之葆坐持寸口。診不中五脈百病所起始以自怨遺師其咎是故治不能循理棄術於市妄治時愈愚心自得嗚呼。窈窈冥冥孰知其道道之大者擬於天地配於四海。汝不知道之諭受以明為晦。葆保同○嘆世人不明大道之難知所以懲創其心志也世人之語妄自誇張是馳騖於千里之外而不明於尺寸之論診無人事謂昧昧以診不知人之病情也無治數之道不知救治之法也無從容之葆不知比類從容而保全其身命也坐猶定也持即

診也。寸口之脈。一定診之。雖診而不中五藏之脈。以及百病之所起。人孰無良。故始以自怨。咎有所歸。故遺師其咎。是故治不能循理。猶之藥術於市。妄行其治。病或時愈。而愚醫之心。即自得也。嗚呼。如是之醫深可歎也。精微之道。窈窈冥冥。而工孰知其道。道之大者。高深可擬於天地。遠大可配於四海。今汝不知道之諭受。是猶以明爲晦。汝其勉之。

○陰陽類論第七十九篇

陰陽類者。陰陽類聚而交合也。三陽二陽一陽。三陰二陰一陰。其中交屬相并。繆通五藏。陽與陰合。陰與陽合。首論五藏陰陽之至貴。末論四時陰陽之短期。中論三陽三陰之交合。皆爲陰陽類也。

○孟春始至。黄帝燕坐。臨觀八極。正八風之氣。而問雷公曰。陰陽之類。經脈之道。五中所主。何藏最貴。四時

之氣。始於孟春。黃帝燕坐。臨觀八極。而正八風之氣。得陰陽互用之妙。內外交通之理。而問雷公曰。陰陽之類。卽人身經脈之道。五行在中。主於五藏。今五中所主。何藏最貴。此帝臨觀八極。以正八風之氣。而有是問也。

雷公對曰。春甲乙。青。中主肝。治七十二日。是脈之主時。臣以其藏最貴。五行之木。在時爲春。在干爲甲乙。在色爲青。在中主肝。孟春始至。肝木之氣。治七十二日。是肝脈之主時。則肝藏最貴也。

帝曰。卻念上下經。陰陽從容。子所言貴。最其下也。疏五過論云。上經下經。揆度陰陽。卻念上下經。卽上經下經也。陰陽從容。卽揆度陰陽也。從容揆度。則子所言貴。最其下也。而有至貴者在焉。

雷公致齋七日。旦復侍坐。公聞帝教。未明其貴。故致齋七日。旦復侍坐。求教于帝。

帝曰。三陽爲經。二陽爲維。一陽爲游部。此知五藏終始。

三陽爲表。二陰爲裏。一陰至絕。作朔晦。卻具合以正其理。三陽爲經者。太陽爲開。循身之背。猶大經之經於外也。二陽爲維者。陽明爲闔。循身之面。猶維絡之維於內也。一陽爲游部者。少陽爲樞。循身之側。開闔憑之。猶游行之部署。而旋轉出入也。此爲經爲維爲游部。可知五藏之終始。終猶下也。始猶貴也。欲知藏之貴下。在於三陰。不在三陽。故曰三陽爲表。言太陽秉膀胱寒水之氣。而主周身之表陽也。二陰爲裏。言少陰秉心腎水火之氣。而主神志之內藏也。一陰至絕。作朔晦。言厥陰爲陰之盡。絕而後生。猶月晦而朔。故一陰至絕。可作朔之晦也。由此推之。則心神腎志之內藏者至貴。而厥陰肝藏之至絕者最下也。貴下之理。具合不爽。故曰卻具合以正其理。雷公曰。受業未能明。上文爲經爲維爲游部。及爲表爲裏。至絕之說。未明。故復問之。帝曰。所謂三陽者。太陽爲經。三陽脈至手太陰。弦浮而

不沈。決以度。察以心。合之陰陽之論。所謂三陽爲經者。乃太陽爲經也。三陽爲表者。太陽之氣在手太陰肺主之皮毛。乃三陽脈至手太陰也。太陽從樞轉而外開。故其脈弦。浮而不沈。弦。樞脈也。浮。開脈也。不沈。開而不闔也。此三陽爲經。三陽爲表之義。經脈循行。自有常度。故可決以度。心誠求之。其理自明。故可察以心。決之察之。可以合之陰陽之論。卽上文上下經陰陽從容之論也。

所謂二陽者。陽明也。至手太陰。弦而沈急不鼓。炅至以病。皆死。所謂二陽爲維者。陽明也。陽明之氣亦合肺金之皮毛。故陽明之脈至手太陰。陽明從樞轉而內闔。故其脈弦而沈急不鼓。弦。樞脈也。沈急。闔脈也。不鼓。闔而不開也。火熱日炅。炅至以病。乃金受火刑。陽明金也。太陰亦金也。無論陽明太陰。受火之尅。皆死。

一陽者。少陽也。至手太陰。上連人迎。弦急懸不絕。此少陽之病也。專

陰則死。所謂一陽為游部者，少陽也。少陽主樞，能開能闔。少陽之脈至手太陰，則從太陽之開。太陽之在皮毛也，上連人迎，則從陽明之闔。陽明之脈合人迎也。其脈弦，少陽之脈也。脈急為實，脈懸為虛。急懸則外實內虛，急懸而樞轉不絕，此少陽之病也。若少陽之氣不出乎陽，專在於陰則死。專陰者，惟陰無陽，不樞轉也。所以申明三陽為經，三陽為表，二陽為維，一陽為游部者如此。

三陰者，六經之所主也。交於太陰，伏鼓不浮，上空志心。上文三陽、二陽、一陽，其脈皆至手太陰，太陰為三陰，三陰屬肺，受朝百脈，故三陰者，六經之所主也。手太陰主天，天氣下降，故交於太陰，交於太陰，交於足太陰也。足太陰主地，地靜順承天，故其脈伏而鼓，鼓而不浮，此天地氣交，陰陽既濟之道。凡水火之類，一切可該，故曰上空志心。蓋志屬水，心屬火也。所以申明太陽、陽明、少陽之氣，外合手太陰所主之皮毛，而內歸於足太陰之坤土者如此。

二陰至肺，其氣歸膀

胱。外連脾胃。所謂二陰爲裏者，二陰乘水火陰陽之氣，合太陽之水火陰陽，故二陰至肺，至肺者，太陽陽熱之氣，在肺主之皮毛也，氣歸膀胱者，太陽水寒之氣，合水府之膀胱也。二陰之氣，合於太陽，必從中土而內入，故外連脾胃。脾胃者，中土也。

一陰獨至，經絕，氣浮，不鼓鉤而滑。所謂一陰至絕作朔晦者，乃一陰獨至，經絕而氣浮也。經絕，猶之一陰至絕也。經絕氣浮，所以作晦朔也。無生長之機，故其脈不鼓鉤，陰極而有微陽，故不鼓鉤而滑。所以申明二陰爲裏，一陰至絕作朔晦者如此。

此六脈者，乍陰乍陽，交屬相并，繆通五藏，合於陰陽。先至爲主，後至爲客。繆，平聲。○結上文而言，此三陽三陰之六脈者，氣機環復，故乍屬於陰，乍屬於陽，乍陰乍陽，則陰陽交屬相并，三陽三陰，皆合五行，交屬相并，故繆通五藏。言三陰通五藏，三陽亦通五藏也。陰陽皆通五藏，故合於陰陽。太陽具水火之氣，少陰亦具水火

之氣，陽明具金土之氣，太陰亦具金土之氣，少陽具木氣，厥陰亦具木氣。如病發於陽，而陽氣先至，則陽氣爲主，陰氣爲客；病發於陰，而陰氣先至，則陰氣爲主，陽氣爲客。主客者，本標之謂也。至者，氣至於藏，發爲病也。

雷公曰：臣悉盡意，受傳經脈，頌得從容之道，以合從容，不知陰陽，不知雌雄。

不從容論雷公曰，復問所以三藏者，以知其比類也。帝曰：夫從容之謂也。此篇帝云，卻念上下經陰陽從容。公故曰：臣悉盡意，將以受傳經脈，頌得昔日所言從容之道，以合此日之從容，則陰陽交會之理可知。今日不知陰陽，不知陰陽之雌雄，復詳請於帝，欲明陰陽之相類也。

帝曰：三陽爲父，二陽爲衛，一陽爲紀；三陰爲母，二陰爲雌，一陰爲獨使。

使，去聲。○乾爲天爲父，太陽之氣如天，故三陽爲父；陽明秉金氣而堅勁，故二陽爲衛；少陽爲初陽而煦濡，故一陽爲紀。太陽既如天，則太陰當如地，故

三陰爲母。二陽既爲衛而禦外。則二陰當爲榮而居內。故二陰爲雌。一陽既爲紀而聯屬。則一陰主陰盡而無陽。故一陰爲獨使。上文雷公云不知陰陽不知雌雄。觀此則可知陰陽之雌雄矣。

一陰一陽代絕。此陰氣至心。上下無常。出入不知。喉咽乾燥。病在土脾。

舊本在四支別離下。今改正於此。此以一陰而兼論一陽。次以一陰而兼論二陽。又次以一陰而兼論三陽也。一陰厥陰也。一陽少陽也。少陽之氣生於厥陰。厥陰之氣合於少陽。今一陰一陽不相爲類。故其脈代絕。代絕者。此厥陰之氣不合少陽而上至心包也。合少陽則上下有常。出入有知。今厥陰之氣至於心包。以厥陰而合厥陰。惟陰無陽。故上下無常。出入不知。少陽火氣上炎。不得厥陰之陰氣以相濟。故喉咽乾燥。宣明五氣篇云。脾脈代。代者。脾之本脈也。今脈代絕。致厥陰少陽不相交合。故病在土脾。

二陽一陰。陽明主病。不勝一陰。脈耎而動。九

竅皆沈。二陽，陽明胃土也。一陰，厥陰肝木也。二陽一陰相合，則木制其土，故當陽明主病，陽明主病，則陽明胃土不勝一陰肝木，土不勝木，故其三陽脈耎而動，耎動於下，木制其土，故九竅皆沈。

一陰。太陰脈勝。一陰不能止。內亂五藏。外爲驚駭。太陰之陰，舊本訛陽，今改。○三陽，太陽也。一陰，厥陰也。太陽合手太陰肺氣於皮毛，故三陽一陰相合而太陰脈勝也。太陰之脈屬肺金，故一陰肝木不能止，謂不能止太陰之勝也。金勝於上，木鬱於下，故內亂五藏，木鬱肝虛，故外爲驚駭。

二陰三陽。病在肺。少陰脈沈。勝肺傷脾。外傷四支。三陽之三，舊本訛二，今改。○此以二陰而類三陽，三陽之次，以二陰而類二陽，又次以二陰而類一陽也。二陰，少陰也。三陽，解見上文，太陽之氣主皮毛，皮毛者，肺之合，故二陰三陽相合，病在肺也。二陰合三陽而病肺，則三陽有餘，二陰不足，故少陰脈沈也。勝肺，猶言肺氣勝也。其勝在肺，則傷脾，申明

傷脾者，非傷太陰之脾藏，乃外傷四肢也。蓋皮毛之氣過盛，則內傷肌腠，而病及四肢。先曰傷脾，以脾主四肢，究之所傷不在脾也。

二陰二陽皆交至，病在腎，罵詈妄行，癲疾為狂。

二陰二陽相合，皆交至者，少陰陽明交相病也。少陰屬腎，故病在腎，罵詈妄行，癲疾為狂。病在陽明也，此少陰陽明皆交至而為病也。

二陰一陽，病出於腎，陰氣客遊於心脘下，空竅堤閉塞不通，四支別離。

空作孔○空竅汗孔，孔之竅也。堤，猶路也。少陰少陽相合，陰勝其陽，故病出於少陰之腎。少陽三焦之脈，散絡心包，出於胃脘。今少陰之氣客遊於心脘下，是陰客於陽，水勝其火，致三焦不能出氣以溫肌腠，一似空竅之路閉塞不通，故曰空竅堤閉塞不通也。三焦者，火熱之氣；四肢者，諸陽之本。今三焦之氣閉塞不通，則不和於陽，故曰四肢別離，謂火熱之氣不與陽和也。

二陽三陰，至陰皆在，陰不過陽，陽

氣不能止陰。陰陽並絕。浮爲血瘕。沈爲膿胕。此舉三陰兼論二陽而三陽一陽皆在其中也。二陽三陰，陽明太陰相合也。不但二陽合三陰，而三陽一陽皆合三陰。三陰，至陰也。至陰皆在者，言二陽在至陰，而三陽一陽皆在也。以至陰而合諸陽，則陽氣有餘，故陰不能過陽。以諸陽而合至陰，則陽歸於陰，故陽氣不能止陰。陰不過陽則陽勝，陽不止陰則陰勝，始則陰陽並勝，既則陰陽並絕。如陽勝脈浮，則浮爲血瘕。陰勝脈沈，則沈爲膿胕。血而瘕，則陰不濟陽而陽勝，陽勝則陰絕矣。胕而膿，則陽不濟陰而陰勝，陰勝則陽絕矣。

陰陽皆壯。下至陰陽。上合昭昭。下合冥冥。診決死生之期。遂合歲首。結上文陰陽相類之義。上文陰陽相合，乃陰氣陽氣皆屬有餘，是陰陽皆壯也。交合而病，氣歸於藏，是下至陰陽也。下至陰陽復有升降，故上合昭昭之天，下合冥冥之地。以上天下地之理，即可診決死生之期。五藏五行始於木而

終於水。猶四時始於春而終於冬。遂合今日孟春之歲首。此陰陽從容比類。類聚無方。而五藏最貴最下之理。從可識矣。

雷公曰。請問短期。

承診決死生之期。而復問短期。

黃帝不應。

死生之期可以理決。帝故不應。

雷公復問。黃帝曰。在經論中。雷公曰。請問短期。

短期之理。在上經下經。八十一論之中。而公必欲請聞於帝也。

黃帝曰。冬三月之病。病合於陽者。至春正月。脈有死徵。皆歸出春。冬三月之病。在理已盡。草與柳葉皆殺。春。陰陽皆絕。期在孟春。

理裏通。○此下論上合昭昭。下合冥冥。以決死生之期。遂合歲首之理。冬三月之病。水病也。病合於陽者。合於太陽寒水之氣也。冬失其藏。春無以生。故至春正月。其病不愈。則脈有死徵。雖不即死。皆歸出春。謂出春交夏。決死也。若冬三月之病。在裏之精氣已盡。則不能出春。仲春草發。季

春柳葉發。草與柳葉時皆殺。殺。猶死也。若冬三月之病。至春。陰陽皆絕。期在孟春。當死。不能至仲春之草與季春之柳葉矣。此冬三月之病而有短期也。春三月之病。曰陽殺。陰陽皆絕。期在草乾。此春三月之病而有短期也。春夏爲陽秋冬爲陰。春三月之病。陽氣不生。故曰陽殺。殺。猶絕也。越春夏而至於秋。則陰陽皆絕。期在深秋之草乾而死。夏三月之病。至陰不過十日。陰陽交。期在濂水。濂濂同。○此夏三月之病而有短期也。六月長夏。屬於至陰。時當至陰。陽氣盡浮於外。夏三月而病不愈。交於至陰。不過十日死。若越長夏而至於秋。則爲陰陽交。夏三月之病而交於秋。期在秋三月濂水而死。濂。猶清也。中秋水天一色之時也。秋三月之病。三陽俱起。不治自已。陰陽交合者。立不能坐。坐不能起。三陽獨至。期在石水。二陰獨至。期在盛水。此秋

三月之病而有短期也。前三陽謂太陽陽明少陽，故曰俱。後三陽謂太陽，二陰謂少陰，故曰獨也。秋之三月肺金主氣，若秋三月之病合太陽陽明少陽而俱起者，此陽病合肺，當不治自已。若太陰陽交合至秋三月而病者，主陰陽不和，當立不能坐，坐不能起。若有陽無陰，而太陽之氣獨至，當秋時而病者，期在冬令之石水而死。若有陰無陽，而少陰之氣獨至，當秋時而病者，期在春令之盛水而死。太陽爲水府，少陰爲水藏，死於冬之石水，金不生水也。死於春之盛水，水不生木也。此決死生之期，而陰陽相類之理更可識矣。

○方盛衰論第八十篇

盛者，陰陽形氣之盛。衰者，陰陽形氣之衰。方，度也。診也，五度十度，覛息視意，皆持診之道，所以方其盛衰也。若失經絕理，亡言妄期，是謂失道。

○雷公請問氣之多少。何者爲逆。何者爲從。氣、陰陽之氣也、多、猶盛也、少、猶衰也、人身陰陽之氣、有多而盛、有少而衰、盛衰之道、有逆有從、何者爲逆、何者爲從、所以方氣之盛衰也、黃帝答曰。陽從左。陰從右。老從上。少從下。是以春夏歸陽爲生。歸秋冬爲死。反之。則歸秋冬爲生。是以氣多少。逆皆爲厥。上少去聲○嚮明而治、左陽右陰、故陽從左、陰從右、四時之氣、秋冬爲陰、從上而下、春夏爲陽、從下而上、故老從上、少從下、蓋老爲秋冬之陰、少爲春夏之陽也、是以人身春夏之時、其氣歸陽爲生、歸秋冬之陰爲死、若反之、則歸秋冬爲死者、歸秋冬反爲生、反之而生、氣之逆也、是以陰陽之氣、無論多少、若逆之、則皆爲厥矣、問曰。有餘者厥耶。逆皆爲厥、生氣將竭、故舉有餘以問、答曰。一上不下。寒厥到膝。少者秋冬死、

老者秋冬生。氣上不下。頭痛巔疾。求陽不得。求陰不審。五部隔無徵。若居曠野。若伏空室。綿綿乎。屬不滿日。是以少氣之厥。令人妄夢。其極至迷。三陽絕。三陰微。是為少氣。

陰陽之氣。不相順接。便為厥。如陰氣一上。陽氣不下。則陰盛陽虛。故寒厥到膝。少者陰陽血氣方盛。寒厥到膝。而行秋冬之氣。則死。老者陰陽血氣方衰。寒厥到膝。而行秋冬之氣。猶生。此陰盛陽虛。致有寒厥到膝之病也。若陽氣上。陰氣不下。則陽盛陰虛。致有頭痛巔疾之病矣。此寒厥到膝。頭痛巔疾。其病極危。其理至微。但求陽以治之。而不得其眞。止求陰以治之。而不審其全。在膝在頭。五藏之部。隔遠無徵。人病此者。若居曠野而形不存。若伏空室而神不守。綿綿乎一息之微。屬望其生。若不能滿此一日矣。是以少氣之厥。猶之令人妄夢。推其極而至於昏迷。此三陽之氣。不能下交。是三陽絕也。

三陰之氣不能環復是三陰微也陽絕陰微是爲少氣之厥非有餘之謂也

是以肺氣虛則使人夢見白物見人斬血藉藉得其時則夢見兵戰腎氣虛則使人夢見舟船溺人得其時則夢伏水中若有畏恐肝氣虛則夢見菌香生草得其時則夢伏樹下不敢起心氣虛則夢救火陽物得其時則夢燔灼脾氣虛則夢飲食不足得其時則夢築垣蓋屋此皆五藏氣虛陽氣有餘陰氣不足合之五診調之陰陽以在經脈

藉音習○承上文妄夢至迷之意伸言五藏氣虛則有五藏之夢也夢見白物斬血藉藉肺氣虛矣得其時者氣將復也兵戰則肺氣將伸矣舟船溺人腎虛夢也伏水中若有畏

恐腎氣將伸矣菌香生草肝虛夢也伏樹下不敢起肝氣將伸矣救火陽物心虛夢也燔灼心氣將伸矣飲食不足脾虛夢也築垣蓋屋脾氣將升矣此皆五藏氣虛而形諸夢乃陽氣有餘陰氣不足可以合之五診調之陰陽以察周身之經脈在察也診有十度度人脈度藏度肉度筋度俞度陰陽氣盡度民君卿度入聲下同度民君卿舊本在診必上下之下今改正於此○上文五藏氣虛合之五診此言五診之中有十度也度量也十度者一曰度人人之貧富性之緩急也二曰度脈脈之大小至之遲數也三曰度藏藏之虛實氣之從逆也四曰度肉肉之肥瘠體之盛衰也五曰度筋筋之強弱力之多寡也六曰度俞府俞藏俞上下出入也七曰度陰陽氣盡陰盡而初陽生陽盡而一陰始也八曰度民九曰度君十曰度卿民君卿皆人也民不得同於卿卿不得同於君就其心志而揆度之此五診之有十度也人病自具脈動無常散陰頗

陽。脈脫不具。診無常行。診必上下。上文診有十度。此言診無常行。難於度也。診脈者。診病也。今人病自具。脈動無常。有是病則有是脈。理之常也。病具而不見於脈。是謂無常。無常者。病散於陰。而脈頗陽。脈虛於內。而病不具。脫猶虛也。是診無常行。診必因上以知下。不但十度爲然也。

受師不卒。使術不明。不察逆從。是爲妄行。持雌失雄。棄陰附陽。不知并合。診故不明。傳之後世。反論自章。此下論陰陽持診之道。所以方其盛衰也。受師不卒。則謬言爲道。使術不明。則妄作雜術。不卒不明。不能察陰陽之逆從。是爲妄行。妄行者。但持其雌而失其雄。偏棄其陰而附其陽。不知陰陽之并合。診故不明。不明而診。道無可傳。理無可通。故傳之後世。反論自章。診不合理。自以爲章。

至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陰陽並交。至人之所行。陰陽

並交者，陽氣先至，陰氣後至。至陰，太陰也，至陰虛，則人之地氣不升，地氣不升，故天氣絕。至陽，太陽也，至陽盛，則人之天氣有餘，天氣有餘，故地氣不足。必陰陽並交，無有虛盛，乃至人之所行。陰陽並交者，是陽氣先至，陰氣後至。蓋人身之氣，合於四時，始於一陽之初動也。是以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而持之，奇恆之勢，乃六十首，診合微之事，追陰陽之變，章五中之情，其中之論，取虛實之要，定五度之事，知此乃足以診。是以切陰不得陽，診消亡，得陽不得陰，守學不諶。知左不知右，知右不知左，知上不知下，知先不知後，故治不久。知醜知善，知病知不病，知高知下，知坐知起，知行知止。

用之有紀。診道乃具。萬世不殆。起所有餘。知所不足。
持診之道。必以聖人爲法。是以聖人從陰度陽。從陽度陰。先後陰陽而持診之。奇異也。恆常也。凡奇恆之脈勢。合於六氣。六氣六十日爲一氣也。奇脈恆脈。脈勢不同。六十日而更一氣。乃以六十爲首也。診合微之事者。脈合五行。時合六氣。診至微也。追陰陽之變者。散陰頗陽。診無常行。理至變也。章五中之情者。五運在中。合於五藏。診合微之事。追陰陽之變。始能章五中之情也。即合微陰陽五中而論之。其中之論。必取虛實之要。以定五度之事。五度。即上文之五診也。必知此乃足以診。苟不知此。以診是以切陰而不得陽。雖日診之。人必消亡。得陽而不得陰。日守所學。不能自謹。謹信也。左右上下先後。不能盡知。故日治其病。而人不久。醜與善。病與不病。高與下。坐與起。行與止。必盡人知之。然後用之有紀。診道乃具。雖萬世不殆。
更必起所有餘。知所不足。診道乃備。度事上下。脈事因格。是以形弱氣

虛死。形氣有餘。脈氣不足。死。脈氣有餘。形氣不足。生。是以診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轉神明。必清必淨。上觀下觀。司八正邪。別五中部。按脈動靜。循尺滑濇寒溫之意。視其大小。合之病能。逆從以得。復知病名。診可十全。不失人情。故診之。或視息視意。故不失條理。道甚明察。故能長久。不知此道。失經絕理。亡言妄期。此謂失道。別音遍○度。即上文五度十度也。脈。即上文持診之道也。度事上下。通天徹地也。脈事因格。有常有變也。是以度其形弱。脈其氣虛。形氣皆虧。故死。度其形氣有餘。脈其脈氣不足。外餘。內損。亦死。脈其脈氣有餘。度其形氣不足。內餘外損。故生。是以診有大方。方。猶法也。其法不外

度事脈事度其坐起有常出入有行可以轉心主之神明更當必清必靜上觀下觀司主也主八正之邪以別五中之部此度事上下之法也按其脈之動靜循其尺膚之滑濇寒溫視其脈之大小而合之病能此脈事因格之法也能度能脈則逆從以得復知病名診可十全而不失人情矣故診之之道或視息視息脈之也或視意視意度之也脈之度之故不失條理道甚明察如是故能長久而不殆若不知此道則失經絕理亡言妄期亡言無徵之言也妄期妄與死生之期也誠如是也是謂失道

○解精微論第八十一篇

一純粹之至曰精幽渺之極曰微闡明陰陽水火神志悲泣以及水所從生涕所從出神志水火之原非壽常問答所及故曰解精微

○黃帝在明堂雷公請曰臣受業傳之行教以經論

從容形法。陰陽刺灸。湯藥所滋。行治有賢不肖。未必能十全。若先言悲哀喜怒。燥濕寒暑。陰陽婦女。請問其所以然者。卑賤富貴。人之形體。所從羣下。通使臨事。以適道術。謹聞命矣。請聞有毚愚仆漏之問。不在經者。欲聞其狀。毚音纔。○雷公受傳於帝。而帝教以經論。故曰臣受業傳之行。教以經論。其中有從容之形法。陰陽之刺灸。湯藥之所滋。但行治有賢不肖。未必能十全。若先言悲哀喜怒之內傷。燥濕寒暑之外感。以及陰陽婦女之道。請問其所以然者。曾以卑賤富貴。論人之形體。所從羣下。卑賤人也。通使臨事。富貴人也。論人形體。以適道術。已於經論之中。謹聞命矣。今請問者。有毚愚仆漏之問。毚愚則心不盡。仆漏則體不具。與昔日在經之問不同。故曰不在經者。欲聞其狀。帝曰。大矣。不在

經者。欲聞其狀。則於尋常形體之外。窮究靡遺。帝故大之。公請問哭泣而淚不出者。若出而少涕。其故何也。哭泣則淚出。淚出則多涕。有哭泣而淚不出者。有淚出而少涕者。與尋常之形氣不同。公故問之。帝曰。在經有也。哀而泣出。在靈樞口問論。有以明之。復問不知水所從生。涕所從出也。淚。水類也。涕。液類也。必知水所從生。涕所從出。故復問之。帝曰。若問此者。無益於治也。工之所知。道之所在也。水所從生。涕所從出。非毚愚仆漏之比。故無益於治也。雖工之所欲知。而實道之所在也。道之所在。有如下文所云也。夫心者。五藏之專精也。目者。其竅也。華色者。其榮也。是以人有德也。則氣和於目。有亡。憂知於色。是以悲哀則泣下。泣下。水所由生。此言

精水之氣從心氣而外出也五藏之精心為之主故夫心者五藏之專精也五藏之精隨心氣而注於目故目者其竅也五藏之精隨心氣而榮於色故華色者其榮也德猶得也是以人心有得也則氣和於目目者其竅此其驗矣亡猶失也人心有失則憂知於色華色者其榮此其驗矣五藏之精隨心外出是以心有悲哀則泣下泣下則水所由生以明淚水從目泣而生目泣從心悲而出也

水宗者積水也積水者至陰也至陰者腎之精也宗精之水所以不出也是精持之也輔之裹之故水不行也

此言腎精為水之主腎精持之而水不出也宗猶聚也水之聚者漸積而成故曰水宗者積水也水積於下其性陰柔故曰積水者至陰也腎精為水之本故曰至陰者腎之精也流行之水則外出宗精之水則不出故曰宗精之水所以不出者是精持之而不出也持之者乃輔之裹之故水藏而不行也

夫水之精

爲志。火之精爲神。水火相感。神志俱悲。是以目之水生也。故諺有曰。心悲名曰志悲。志與心精。共湊於目也。

承上文心動水行。腎持水藏之意。而言水火相感。神志俱悲。而後淚出也。故曰夫水之精爲志。志。腎所主也。火之精爲神。神。心所主也。若水火相感。神志俱悲。是以目之水生而爲淚也。故諺有曰。心悲名曰志悲。由此觀之。則心志相通。而志與心精。共湊於目也。

是以俱悲。則神氣傳於心。精上。不傳於志。而志獨悲。故泣出也。

上文心志相通。心悲名曰志悲。此言心不傳志。而志獨悲也。是以俱悲。則神氣傳於心精。精上。卽上文心悲名曰志悲。志與心精共湊於目之謂也。然有心氣不傳於志。而志獨悲者。志悲於內。故泣出也。以明目之生水。則泣出於外。腎志獨悲。則泣出於內。由是。可以知水所從生矣。

泣涕者。腦也。腦者。陰也。髓者。骨

之充也。故腦滲爲涕。志者。骨之主也。是以水流而涕從之者。其行類也。此言必悲水流而涕從之。以明涕所從出也。凡人泣必有涕。而涕所從來不同於泣。故曰泣而涕者腦也。腦爲精髓之海。故腦者陰也。腦爲髓海。髓居骨內。故髓者骨之充也。泣涕者腦也。故腦滲而爲涕。髓者骨之充。而志者。又骨之主也。是以水流而涕必從之者。其行類也。夫涕之與泣者。譬如人之兄弟。急則俱死。生則俱生。其志以早悲。是以涕泣俱出而橫行也。夫人涕泣俱出而相從者。所屬之類也。橫去聲○此言志悲泣出而涕從之。類相感也。泣出必有涕。故夫涕之與泣者。譬如人之兄弟。急則俱死。生則俱生。是知涕之與泣。同氣並行矣。上文云。而志獨悲。故泣出也。由此言之。其志以早悲。是以涕泣俱出而橫行也。夫人涕泣俱出而相從者。亦所屬之類也。雷

公曰。大矣。請問人哭泣而淚不出者。若出而少涕。不從之。何也。公聞水所從生。涕所從出。神志悲泣之理至精至微。實道之所在。非工之所知。故曰大矣。其始有哭泣而少涕之問。帝曰在經有也。至此復請問人哭泣而淚不出者。若出而少涕。哭泣而淚涕不從之。何也。帝曰。夫泣不出者。哭不悲也。不泣者。神不慈也。神不慈。則志不悲。陰陽相持。泣安能獨來。此言哭而悲。則淚出。哭而不悲。則淚不出也。目潤曰泣。水下曰淚。夫人但目泣而淚不出者。由於哭之不悲也。但聲哀哭而并不泣者。由於神之不慈也。慈者心慈。悲者志悲。故神不慈則志不悲。心神持於上。腎志持於下。陰陽相持。則泣安能獨來。由是而知哭泣與淚不出者。由於哭之不悲也。夫志悲者。惋惋則沖陰。沖陰則志去目。志去則神不守精。精神

去目。涕泣出也。此言出而少涕者，由於志不沖陰也。上文云腦者陰也，故曰夫志悲者其內惋，惋惋惋哀感也。故惋惋則志上沖於陰，沖陰沖腦也。故沖陰則腎志去目。去猶出也。志出於目，則心藏之神亦不守精。精，心精也。神不守精，則精神去目，而涕泣出也。由是而知志悲則陰沖於陰而爲涕，不悲則不沖陰而少涕矣。且子獨不誦不念夫經言乎，厥則目無所見。靈樞口問論云，液竭則精不灌，精不灌則目無所見。故曰且子獨不誦不念夫經言乎，厥則目無所見。厥猶極也。帝先云在經有也，故於此引經言以明之。夫人厥則陽氣并於上，陰氣并於下。陽并於上，則火獨光也。陰并於下，則足寒。足寒則脹也。夫一水不勝五火，故目眥盲。是以衝風泣下而不止。承上文而言，夫人厥則陽氣獨并於上，陰氣獨并於下，所謂陽并於上，乃

惟陽無陰則火獨光也所謂陰并於下乃惟陰無陽則足寒足寒不已則腹脹也以明陰陽不和而爲厥也若夫厥則目無所見者陽并於上而火獨光則三焦君相之火皆上炎矣陰并於下而足寒脹則少陰腎藏之精太陰脾藏之溼皆逆於下惟太陽膀胱之水因陽氣之并而上行是太陽一水不能勝三焦君相之五火故目昔盲盲目無見也今曰昔盲是以衝風則泣下而不止所以然者膀胱足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泣下不止必至液竭而目無所見也夫風之

此言衝風泣下泣從外生而非志悲之泣也

中目也陽氣內守於精是火氣燔目故見風則泣下也有以比之夫火疾風生乃能雨此之類也○中去聲

此復申明衝風泣下之義言衝風泣下猶之火疾風生而爲雨也夫風之中目也目爲陰精兼有陽氣精守於內陽充於外是陽氣內守於精一水不勝五火是火氣燔目目燔故見風則泣下也者以比之比夫火疾

風生乃能雨即此火氣燔目見風泣下之類也○愚觀上論七篇詞古義深難於詮解然久久玩索得其精微則奧旨自顯曩歲偶於友人齋頭見新刊素問一部紙板甚精潔名人爲之序其中篇什倒置刪削全文末卷七篇置之不錄謂詞義不經似屬後人添贅而非黃帝之文噫如是之人妄論聖經貽誤後昆良足悲已不意今歲之秋亦於友人齋頭見新刊素問一部卷帙無多似非全文愚草草視之但見彙集諸註述其唾餘間增已意評論諸家愚俱忘卻惟論張隱菴集註云大半出於同人之筆愚觀此言不無嘆惜隱菴註釋有靈樞素問傷寒金匱諸書皆以經解經不杜撰不剿襲可謂著述超羣非常人思慮所能及今爲此言蓋因註解精深不能探討第見閒卷有諸同學之姓氏註中有某人某人之語句遂乘此隙而云大半出於同人之筆也愚覽於此是以同學高賢及門諸弟槩不借光庶免後人之口實耳

卷九終

總校章炳森校

侶山堂素問直解

素問靈樞兩冊總名內經開傷寒金匱之治法者也錢唐張隱庵接其傳特設侶山講堂以待學者高士宗聽講十餘年自悔前此尋覓醫名於是極深研幾而有素靈直解金匱直解醫學眞傳諸作若侶山堂類辯本草崇原鍼灸祕傳素靈集註傷寒印宗傷寒金匱集註等書又皆隱庵所著士宗所述當隱庵之註素靈也及門方盛師若弟融會內經全部精蘊逐層發揮荒

經之家率嫌其晦士宗因作直解專取隱庵言外之意以明先聖意中之言如錐畫沙如印印泥視集註殆無多讓焉長樂陳修園泛濫各家絕少許可惟張註高註均數爲漢後第一書其說見於三字經醫學源流小註按侶山堂自隱庵撤講士宗步武直解眞傳諸作用代面命時有同邑張令韶從內經演出傷寒直解一起一伏悉遵仲景原文故能闡發心源與集註並臻絕頂士宗獨不加註釋著以直[illegible]隱庵下有令

韶也修園謂二張之註超出羣書之上信不誣
哉夫令韶傷寒直解語意質直法本士宗士宗
距今二百歲武林醫藪方遭刼運遺籍無多僅
於丁松生王耕眉兩處得見素問直解舊本素
問爲靈樞所託始亦即醫道所託始直解尤利
初學此書不出初學何觀今得書局提調宋觀
察請於衛大中丞先將此書與素靈集註發局
並刊以教後進倘藏書家存心濟世各出侶山
堂餘書校讎刋布庶天下咸知聖經賢論體用

已備凡旁門小技亦將憬然悟廢然返而不復他圖况此中有一定之指歸臆度者荒要博者雜知新實由温故深造自必逢原内經一書開傷寒金匱之治法者也世有讀集註而不能咀嚼者還求之直解可矣

光緒十三年七月淯安敎諭錢塘仲學輅謹識